薛敬軒先生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薛敬軒先生文集

（二）

薛瑄撰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送憲副王士悅之任序

皇上臨御之七年。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方面者。於時王公士悅。以御史秩滿待選。[illegible]合議舉所聞知。以名上而王公與焉。遂拜浙江按察司憲副。侍御侯君應元、洎凡大夫士。率先作歌詩以道其行。而屬余序。余惟浙、天下之大藩也。東南際海。以郡邑列者百十數。而列職之勸懲。庶政之振舉。獄訟之推決。皆於臬司乎是仰。而憲副實協贊其使。挈持其綱紀而整齊之。其任之重。不言而可知。王公以俊拔之資。挾有爲之才。敭歷中外。克著能聲。遂爲大臣之所推舉。而膺此顯擢。朝命既下。輿論攸歸。今之往也。上爲朝廷之所倚任。下爲列郡之所具瞻。所謂激揚百司之廉墨。修舉庶政之大小。聽理訟獄之滯結。皆於公之協贊是賴。公宜何如思所報稱哉。蓋必益端其心。益潔其行。益平其法。以往日敭歷中外已試之才。施之於大臬司。使東南列郡之民。欣欣然樂生趨事。咸安於官政之淸簡。而仰戴聖天子知人任使之宜。以謳歌太平之盛治。斯不負國家之所選擢矣。

送張鵬遠歸瀘陽序

瀘陽張鵬遠來省其兄鵬舉於京師將歸其友人戶部主事王君治合凡交游徵文以道其行余猶記少年時從先人宦游川蜀及東歸舟過瀘陽留再宿因得發覽其山水之明麗風氣之淸淑意必有文儒忠信魁奇之士鍾其秀而生其間余雖未及訪亦常志於心不忘耳後十六七年乃得與鵬舉同登辛丑第時鵬舉已傑然爲名進士又七八年乃得與鵬舉同官內臺時鵬舉又赫然爲賢御史余因竊念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其在鵬舉乎既而又知鵬舉之尊府志道先生以學行老成歷典教事所至有聲及鵬舉官顯遂棄職就封浙江道監察御史豸冠繡衣退居於家余復自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尊府乎今鵬遠水陸浮走萬里來省其兄於官次暌離之懷既展友愛之情彌篤僅茲一年而又思盡子職於庭闈之間士大夫咸嘉其孝友欲文以張其歸余又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弟乎昔三蘇父子亦蜀人也鍾眉山之秀而其名聞於今不泯鵬舉洎其尊府既有聞於時而鵬遠方少年一出卽獲美譽駸駸乎有聞將漸及於是哉今之歸侍奉之暇其尙益肆力於正大之學他日以自然之充積振揚其尊府之家聲接武其侍御兄之芳躅則瀘陽山水之秀鍾於張氏一門而流聲於後者將與三蘇同久矣

送鎭江府推官鄭聰序

刑政之大者用之當否民之死生風之哀樂由焉故古今重之必愼擇其人以司其事卽如今外府之推司一郡之刑獄其員獨其事專刑苟有所可不可皆決之於己非若他法官獄有所疑者猶有同官可與共議其當否是其任不亦尤難且重哉歸德鄭希古以貢士問理秋官近有鎭江府推之授其友人趙紳

合凡交游。徵辭以祝其行。予嘗知希古之爲人。純篤寬易。今又歷事秋官。其於制刑之宜。用刑之要講之悉矣。以鎭爲東南大府。江海之名。苟有不得其平者。咸於府推乎是直。希古之往。其可苟乎哉。必悉其所習者。推之折獄之閒。而又本之以淸修潔白。行之以忠厚明決。要使怙姦稔惡者無以肆。柔良單弱者得以伸。則刑以淸。止惡之意。流衍於一郡。而積樂致和之風可期也。吾聞古之治獄平者。其後多昌。彖而爲公卿者有焉。若史氏之言可信。希古能盡心於獄事。其子孫自此昌矣。

送李給事歸省序

當國家全盛之時。文運昭明之日。而爲士者奮六翮。際風雲。仕至近侍者載筆紀事。敷奏大廷。樞轄百司。端笏委佩。翺翔乎玉階鳳池之閒。而恆得瞻依日月之光。大丈夫官至給事。其身固已榮矣。而又得推恩褒嘉其父母家室。則榮及一門者又何如哉。李公允恭。給事禮科有年。其二親雖遠在汴杞。而皆康好無恙。今年秋。例得捧勅歸省。黃門諸公。咸作歌詩以歆榮之而屬予序。余雅知公之爲人。溫純深厚。和毅從容。初以冠帶舉人檢校外府。旣無貶色。及拔居今職。又無滿容。其器識固有過人者。是宜有今茲之榮遇焉。夫官至給事榮矣。推恩及其一門。又可謂榮矣。而公之父母具慶。皆受寵錫。今之歸。上堂稱壽。名徹州郡。光動里閭。又榮之榮者也。展省之餘。尙圖所以報厥榮者。式嚴入覲。益盡心所職。以敷贊鴻猷。使言行事業。卓然有聞。則公之榮。不但及其身家里閭一時。又將及於天下後世也。

送陳御史祚歸葬序

皇明以天覆之仁涵育萬物。凡爲臣子盡忠於國者。又使得伸其私恩於家。監察御史陳公永錫。以其父久卒京師。未得返襯故封。今年秋。得請於上。詔許歸葬。其同官盧君仲思。合凡內臺交游。徵文以道其行。永錫初以壬辰進士。爲太宗皇帝不次之擢。拜河南參議。淸聲惠政。實被中土。繼以事謫襄漢間。爲編氓者十餘年。永錫雖在畎畝。而慕戀闕廷之心。初不少衰。苟有所見。必貢厥忠。宣德紀元。宣宗皇帝臨御之初。大新政治。收錄人才。士大夫雖在譴謫之地。苟有可用者。咸得洗濯登進。永錫遂爲人所推薦。授今職。永錫旣起自謫中。列職內臺。益以名節自砥礪。持身淸苦。無一田之宅以庇其身。無一金之產以惠其家。惟以職有未修。惕厲於旦夕間。旋以言事下獄。蒙今皇上曠蕩之恩。榮任如舊。嘗觀古所謂忠貞之臣。屢偃蹇起。夷險荐更。而定力自如。故其節行蓋於當時。聲名垂之不朽。永錫起而仆。仆而復起。而勁操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於古人矣。今之得請。又將盡心於窀穸之事。必誠必信。安其親體。而妥其神靈。其誠孝之所感。雖吳山之草木鳥獸。亦將爲之增悲。則鄉閭之爲人子者。孰不爲之拭目改觀哉。永錫襄事之餘。其尙念使已得遂其私恩者。皆上之賜。而報稱之不可緩也。式嚴入覲之期。益修厥職。俾忠孝之節。始終全盡。足以追配古人。而交游之間。亦與有光矣。

送廣西張大參聰之任序

合抱之木。足以梁千仞。超逸之驥。足以致千里。宜乎奇人偉士。足以勝重而遠到也。吾友張公聰。與吾爲同年進士。其爲人奇偉卓犖。言論滾滾。率多根據義理。指摘事情。而可施於政治之間。余嘗以巨材絕足

稱之。而必有勝重遠到之用。及其爲大行人。使於四方。果能持身整整。有以播朝廷之威德。足聳四方之觀聽。未幾爲識者所推薦。授監察御史。其在內臺。則操守端慤。而風裁懍然。其巡歷邊鎮。則糾察嚴明。而部屬懼服。官益清。名益著。再爲大臣所薦。遂陞廣西大參。朝命既下。皆以得人相賀。夫廣西古百粵之地。布政司爲南服之雄藩。其地既遠且大。故嘗選用重臣有威望素爲人所推服者。往踐其任。非若他藩岳地易民淳。可談笑而治也。惟若南廣之遠且大。非得奇偉之才。則往往有不勝任之患。今張公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擢。猶層臺九霄。而合抱之才。不覺其負荷之重。長途萬里。而超逸之足。不覺其騰驤之難。張公行見樹功南服。馳聲北州。而有還轅結軌之期。歷階而升。尚未可量也。公其益以忠貞自勖。愼勿以遠且大自沮。使余言有不信也。

驄馬行春詩序

春者四時之首。而萬物之所從始也。陽和之氣。充溢旁達。初亦何待於行哉。殊不知聖人有作。法天子民。每於歲首。恤民生之攸困。慮寃抑之未伸。故遣使循行郡國。拯困雪寃。要使遠邇之民。咸得暢然遂其性。故凡御史出而能廣上德意者。謂之驄馬行春。吾友李君公載。由進士入持邦憲。嘗領節出巡浙右山東。而大藩所至。必仰體聖天子法天子民之意。懷煦疲癃。疏理寃滯。鋤其暴而植其柔。伸其廉而遏其濁。使蔀屋窮簷之下。咸豫覩世之光明。寒谷沍澤之中。皆得蒙氣之融扇。其於行春之職。可謂無忝矣。故一時之賢士大夫。咸樂道其善。而作詩以美之。余與公載爲故人。故又爲之序云。

送通州楊同知還任序

吾鄉楊文振同知通州。今六年矣。通爲畿甸之地。居水陸之衝。素號繁劇難治。而文振優爲之。屢考屢最。果何以得此哉。蓋文振之爲人。恬靜不務聲譽。事至應之而已。未嘗先事妄有所爲以溷民。故通雖劇而治之常有餘力。亦猶庖丁解牛而各因其理也。其可謂善於治劇者矣。因是觀天下之大。好靜者民之情。使任守倅令長者。皆能因其情而靜以治之。養之而不閼其生。教之而不咈其性。熙熙然使各終其天年。則俗何憂不古若哉。奈何俗吏不知此類。皆舞智釣聲。煩其令使民不得息。厲其威強人所難從。至於極而盻盻然以軋其長。則曰民難治。有如是哉。亦莫克省諸己也。余因文振之治通有所感。故幷書此以爲天下長民者勸云。

送侯編修序

昔楊少尹巨源。以國子司業年滿七十去。歸其鄉。昌黎韓公引漢二疏事序其歸。至今其名赫赫在人耳目。更久愈彰。是雖楊侯之賢。亦由韓之文高絕古昔。故人得以喜稱而樂誦之也。今翰林編修侯公。初以國子學正陞監丞。再陞今職。乃掌前事。一朝亦以引年將歸。太學六館之士。咸嗟其老而惜其去。鄉人進士石均瑁。率先謁余。文以贈其行。夫以侯之賢。固無愧於楊。而余之文則非韓比。亦何足以揄揚侯公哉。雖然。侯公之德之才。見於敭歷仕途。人所耳熟目識而心醉者。固已昭晰於時。余皆置弗論。姑卽古今事論之。昔二疏之去。有贈金之惠。車馬之送。而楊司業之去。則有無不可知。楊司業之去。當時丞相白以爲

其都少尹不絕其祿。而二疏之去。則不聞有是事。侯公居太學者數十年。官滿有陞秩之典。有褒封之敕。寵渥優厚。及其身家。誠曠世之難逢。不知疏楊當時有是事否。韓公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侯公之歸。荷桑朝之榮遇。足以起爲善之心。屬七十之引年。足以息躁進之志。是其可以爲法於鄉閭者。又豈特楊少尹不去其鄉之一事歟。

送國子生黃勉序

農不爲艱歲而怠其蘧蓑之功。無熟則已。一熟則收必倍。士不爲未達而怠其進修之志。無成則已。一有所成則就必大。自古賢人君子。時或未至。雖抱負其所爲。屢進屢抑者有焉。如韓退之號爲文儒宗主。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然當其未遇時。尙屢挫於所司。況其他乎哉。廣昌黃君勉。其先大夫嘗贊政大府有聲。君既得家庭之教。而又游邑庠。從良師友以廣其學。既而以其所有。進試於鄉闈。屢進屢不捷。恆人處是。鮮不形諸色辭而非乎人。君則曰我之學實未至也。非有司之過焉。由是益勉厥所爲而不怠。逮今年春。所司以君充貢大廷。一舉而捷。例送南京國子監卒業。將行。其友監察御史陳嘉謨來索文以贈之。余嘗言農不怠所業而收必倍。士不廢所學而就必大。觀君之爲學。卽勸蘧蓑矣。始雖未利。今則駸駸乎有成之秋。太學又英賢之淵藪。而均翺游乎其間。殆見耳薰目濡。心融神得。日增所聞知。若聽九奏於洞庭之野。觀狂瀾於大海之中。則他日所獲。猶大田登而所獲無窮。爵祿之來。其可辭邪。君其益勉之。以需其至。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孝友出於天性之眞。而人每不能克盡其道者。淪於習俗。奪於物誘也。有能卓然盡其道而不爲二者所移。得不謂之賢矣乎。余自爲進士時。往來洛陽道中。嘗經今監察御史房君子儀之館。時子儀尙爲進士。與其兄子新友愛尤篤。一門之閒。孝弟之風藹如也。又七八年。子儀拜官內臺。子新由洛東下大河。北達鄴邶。沿衞東騖上潞水以抵京師。與子儀會於寓舍。晝則道舊故。奉觴相酬。夜則秉燭相對。若不能退寢者。怡怡愉愉之情。發於中。達於外。既而子儀將西按關陝。而子新又念其母氏倚門之望。亦將歸洛矣。戒裝在途。余與子儀同官諸公。追而送之都門之外。且告之曰。世有帛堆其庾。錢積其藏。號爲富室大家。而乃淪誘於物欲習俗。處父子兄弟之閒。悖爭鬬鬩之聲。日聞於人。其獲罪於名教甚矣。是亦何足稱道於士君子齒頰閒哉。子新在家庭時。既已篤於孝友。子儀游宦京師。子新又奉其母氏之命。浮走水陸。來展情好。既而復將歸慰其母氏。不爲習移。不爲物誘。於房氏兄弟見之。子新行矣。子儀關陝之行。亦將便道拜其母氏於堂。子新其飭子弟釃酒醪。具甘旨。以需子儀之上壽。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於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謂之可、則非盡於此者也。況於溫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爲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冒爲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國家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夫

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於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識而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國家之器使者。彙彙焉。師或非其人。則爲弟子者。貿貿然若問道於盲。借聽於聾。窮年彙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先人教鄢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爲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貢諸澤宮。益增其所未至。聞見日益廣。遂從羣士試教職之選於大廷。名出而秉節。又爲首冠。遂授南宮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尙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爲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啓諸生之蔽惑。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於南宮者。珠聯璧合。彙進於明時。則秉節於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於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陳庭訓少從其先君子宦游四方。及其先君子棄世。乃與弟四人。奉其母夫人歸養於青田之故鄉。庭訓孝友之名。聞里閭間籍甚。今監察御史陳君庭詢。則其弟也。庭詢旣以文章取高第。得美官。而青田去京師。將七八千里。庭訓與庭詢別。又五六寒暑矣。一日庭訓奉其母夫人之命。拏舟來自大江之南。視庭詢於京師。相與論故舊。懇懇傾瀉不能已。晝不足則繼之以燭。或道其先君子之宦迹。則因以興無涯之感。或道其母夫人之深愛。則因以起望雲之思。或誦夫鶺鴒之詩。則相勉以出處之愼。言雖諄複。皆出於友愛眞情。而卒歸於天理之至正。會合曾幾何。庭訓重念母夫人之高年而歸念動矣。戒途有日。君子於庭

訓爲子而能孝於其親。爲兄而能友於其弟。既孝且友。得人心之同然者感於人。宜其名動里閭。而見稱士大夫間。昔張仲以孝友見詠於詩人。流譽於後世。況庭訓生逢盛世。詩人墨客。所在林立。庭訓之歸。道途所經。舟車所掠。吾見詠庭訓之美者。所至若啓蟄之雷。連乎其聲。有不可遏。殆與張仲之名。同傳之久遠矣。歸見母夫人。更爲道庭詢守官之清慎。以慰其倚門之望。

送陳御史歸祀序

親在而欲致其養。親歿而欲致其祀。此人之至情也。國家以孝治天下。人臣之仕於朝者。親在得歸省。親歿得歸祀。所謂因人之至情而立教者也。監察御史陳君廷斌。自拜官來。於今八九年矣。一旦請於朝。將歸修祀事於其家。命下。廷斌告別於內臺。所往來因相與屬余敍以贈之。余嘗與廷斌奉使湖南。同處者彖年。雅知廷斌之篤於其親。廷斌嘗謂余曰。某不幸二親皆蚤世。今幸藉先德之庇。有列於朝。欲以其祿致薄養於親。固已無及矣。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歎也。又嘗謂余曰。人之不得生盡其養。庶幾於其歿。身有所立。以其光爲父母之光。今國家方舉推恩之典。他日或得荷寵光以歸。賁二親於九原。使歿者有知。庶有以伸終天之報。俯仰今昔。六七年餘。及余起復至內臺。廷斌已自荷國之光。封其親如其秩。今既得請以歸修祀事。廷斌昔欲報其親之志遂矣。然廷斌得遂所願者。誰之賜乎。蓋由我國家天覆臣下。因人情而立教。使人子事生歿祭。皆獲所欲而然也。廷斌歸見鄉人。幸皆以此告之。使爲士者各加修勉。以膺國家之寵光。以報親恩之罔極。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於廷斌有望焉。

送柳御史守制序

人子事親而至於終。於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誠者發於中。形於外。悲戚哀痛之心。出於天性而不能自已者是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定爲中制。使賢者不敢過。雖不賢而不敢不及。故初終有安厝虞祭之禮。漸遠有小祥之日。終也有大祥之期。至於中月禫而終事畢矣。聖人之中制。所以爲萬世法程者。士大夫謹守而不敢易焉。柳彥輝氏爲進士。在京師時。常念其母夫人之年。每望東南之雲。卽神魂飛去。及擢居御史。方思秉忠效節以爲榮。甫及三月。而母夫人之訃音至矣。彥輝卽毀瘠若不能生者。遂匍匐而歸。余與同官倪君陳君及內臺諸公。旣相與致弔。又勉其節哀順變。以襄大事。彥輝遂攬淚就途。今觀人之大節無踰於忠孝。未有厚於孝而薄於忠。亦未有忠而不本於孝者也。彥輝在游宦時。旣能思其親不置。及遭大故。而悲哀疾痛之情。有足動人者。今之歸也。又將盡誠於窀穸虞祥禫祭之閒。守先聖之中制。而不敢過與不及。其厚於孝者可知矣。三年釋服入覲。修職業。立事功於時。又將以觀其忠焉。

送趙司訓序

沔池趙以澄之先君子。由科目進身。卓然爲人師者數十年。以澄得家庭之學。余與之同領永樂庚子河南鄉薦。明年爲辛丑。余忝進士第。以澄則退益所學於家。今十七八年矣。余自承乏風紀以來。德不加修。學不加益。以澄則處閒靜中。涵而蓄之。淬而礪之。學益積。行益進。才益銳。以余十七八年日怠之學。視以澄十七八年日益之學。其相去遠近淺深高下。蓋可知矣。此余每接眞儒碩士。未嘗不發愧於中。而重以

澄之有成也。今年春。以澄抱負所業而來。獲與千百人偕。試於春闈。遂中乙榜。有涇州分教之命。夫以澄以清修之士。積久之學。一旦發而見用於模範之重涇之士。得其所依歸哉。雖然。余於以澄重有告焉。昔之所學。以澄之自得也。今之爲師。以澄將推所得於人也。孔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切觀世之爲師者。已未有得。固無以淑諸人。或有所得矣。又率多負恃其才。訑訑然有自足之色。否則靳其才而不肯盡心於教事。得非孔子所謂驕且吝乎。師道至此。良可慨歎。以澄學成已成物之學。固不至此。然猶願以澄深以是爲戒。謙虛而恆若不足。勤勵而思以及人。身教言誨。俾涇之士子勉勉不怠。所從事。他日在門牆者。隨其才器。皆得有所成就。異乎尋常之爲師。則以澄之學。進於余之十七八年者。不惟見其自得。又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先君子之賢。其家聲亦將振耀於永久矣。是爲序。

送司馬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宮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爲進士。又取四百餘人爲乙榜進士與乙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贊國家之治則一也。尋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吾友滎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薰酣義理。今年春。獲與南宮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陝西徽州分教之命。徽爲西偏之郡。與邠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爲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

庠序澤宮之間。歷鄉闈南宮之試。名亞進士之列。有師之尊。有道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啓迪其人乎。德欲其修。學欲其進。皆啓迪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於是乎。異日徽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國家之器使者。布在百司。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爲行道澤人之效。彼一偏之見。輕重乎二者之間。又果足爲定論哉。士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故書此以勉之。使不爲偏見所惑云。

送劉僉憲之任序

余與劉均敬爲辛丑進士。當時同登者蓋二百餘人。於今已十六七年矣。宦迹升沈。出處參差。豈非窮通皆有命存其中乎。然窮通自爲窮通。而非人所能爲窮通也。劉君爲御史。於余爲先進。其爲人謙謹敏達。平居與人處。退然不自滿。若易可爲人所動者。及其於義之可否。則毅然若萬夫之勇。不可以私奪。至其所糾彈。視其人如何。初無所避忌。由是勁節能聲。大爲中臺諸公所稱道。聖天子龍飛之初。進退藩臬大臣。擇人無問秩次。惟其人則拔使居之。劉君遂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人之游宦京師者。咸謂蜀地僻遠。民苟不得其直。自理爲難。惟憲臬得人。則雖窮州下邑。荒山深谷之民。皆得伸其抑而達其滯。劉君以如是之才。而居吾邦之憲臬。吾蜀之民。又焉有不得直者乎。於是相率來請文以贈之。余與劉君以同年同官之契。雖蜀中諸公不有請。猶將贈以言。況其請之勤乎。蜀自昔稱爲沃土大郡。知其郡者。若趙抃、張詠輩。皆有聲於當時。我皇明一混寰宇。篤近舉遠。雖遐陬僻壤。視之一如輦轂之下。況如蜀之大郡乎。是宜

選用岳牧。必愼其人。而憲臬又爲綱紀之司。非岳牧者比。而劉君以選者居之。其必大有所設施。滌濯奸汙。慰柔良善。條章布於几席之上。而令自行於萬數千里之溪山。劉君聲稱之美。將與古人頡頏。而蜀人得其直。誠如蜀中諸公之所論矣。夫以二百人同登升沈。出處不齊。而劉君得其通者之一。乃有內外憲臬之顯揚。豈非君子之幸歟。然命之通固幸矣。使非以義制之。則淸議將有所指摘。吾恐命雖通。而亦君子之所弗取也。惟劉君不然。在內臺時。旣有聲迹。今之往也。又將如蜀中諸公之所期望。命之通而不失義之正者。其惟劉君乎。余與劉君有交契之好。故於蜀中諸公來請。旣告之以命。復申之以義。而因以寓忠告之意云。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昔明道爲邑。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夫以大賢爲政。必視民如傷。則其慈良惻怛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自不能已者爲可知矣。今之爲令者曰字民。字者養也。養民而能以古人之心爲心。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南康爲江右之名郡。建昌於南康爲大邑。昔濂溪以道學爲二程之倡。紫陽以道學接二程之傳。二君子皆嘗宦游其地。則其流風餘韻。被於里閭。入於人心。至今必有尙未泯者。士君子幸而受聖天子之明命。往字其民。夫何爲哉。亦惟景行前哲。推慈良惻怛之誠心。以及其民焉耳。衡陽陳繼賢氏。由科目進身。初知沛縣。後知睢寧。皆有惠政。今丁內艱。起復知建昌。建昌張帷明登進士。與余爲同年。爲御史。與余爲同官。喜得繼賢氏知其邑也。來徵言以贈其行。夫明道大賢也。其爲邑無逾於愛民如傷。南康又

爲道學君子過化之地。周程朱氏同一道也。繼賢之往。復何待於他求也哉。亦惟賫諸簡册。詢問故老。求周程朱氏所以施設者如何。所以愛民者如何。苟能企而慕之。又以程子所箴戒者書於座右。時自省焉。則慈良惻怛之心。出於中及於民。油然而有不可遏者矣。余既以是復帷明。因以爲繼賢之官之規。

送陳御史致仕序

全節人之所難。全晚節尤人之所難。君子之仕也。秩顯於身。名加於時。而或爲外物之紛華幻惑。移其素志者有焉。此全節人之所難也。有能卓然不爲前所云者。易其心。固能全其節矣。而或年已至而猶不能忘情於進退之間。此全晚節尤人所難也。國家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老養恬。厲臣下之節至矣。人苟及其年。卽自引而去。豈非能全晚節者然哉。陳公少有聲大江之西。自登進士。卽官御史。去來不離御史者將二十年。其論列時宜。推讞疑獄。按歷藩岳。疏通明愼。勁直之節。揚遠照邇。而淸白之行。如良玉瑩潔。尤爲人所推服。不易其心而全其節者。陳公眞其人哉。今陳公官滿九稔。年未七十。人之於此。亦孰不欲少緩須臾。以冀所得而償所願哉。陳公乃能欽服國章。卽自引去。可謂無愧於養恬退厲臣下之義。能全節於晚年者。陳公又眞其人哉。人得於彼。或失於此。陳公獨能始終一節。白首無愧。豸冠繡服。輝映里閭。斯固足以見我國家優禮臣下。如天之恩。有不可名言者。又可見士君子之出處去留必歸之義。斯可爲晚生後進盡節事公之法。於是乎言。

贈僉憲袁茂實考滿序

按察古監司也。上之疏通壅蔽。俾一方之吏治得失。生民休戚。無微不達。下之扶植善柔。鋤薙强暴。屏斥奸貪。表拔貞廉。洗雪寃滯。無民不安。而又籌度天下之政。酌以古今之宜。苟有所見知。必形諸建論。是其職與古監司埒。而又有言責繫焉。任其職者。必有剛果正大之德。而又輔之以卓特明敏之才。始爲不負所任使。類非依阿淟涊。昧於事理。不能爲時之重輕者所能舉其職。是宜國家簡任按察。必於內臺秋官中拔其素有望譽者以任其職。視他任使尤愼且重。山東按察大臬司也。袁公茂實出尙書刑部主事。有能名。擢僉憲事。今九年矣。所謂剛果明敏之德之才。蓋兼有之。故其巡歷部屬。必嚴必勤。蒐詰奸慝。遏抑豪暴。疏滌枉滯。洗濯善柔。凡可以去害澤物者。爲之不厭。若饑渴之於飲食。桑數風紀之事。公獨得其近而切者。克舉所職。眞其人哉。公考績行有日。憲僚諸公。屬筆於瑄以贈。遂書風紀之重如此。而公能無怠於心。無墮所事。而又進於明銓衡之下。其聲迹大小輕重。自有公論者存。進秩將自此始。異日畢舉風紀之大而難者。非公其誰望。

送黃布政致仕序

山東右布政使黃公。自吏部郎官陞秩而來。其爲政務持大體。不爲苛察。曾未踰年。而敦厚謹信之行。孚於大僚。弘廣惠愛之風。被於民吏。衆方仰公久於職。而公慮以國慶如京師。不謀於朋友。不告於左右。遂上章乞致所事。厥既得請。復便道山東。將旋歸於大江之南。余因而歎曰。人於一資之榮。斗斛之祿。猶不能無縻於心。公以郎官之顯。膺旬宣之重秩。與內六卿相埒。祿不下數百石。有地方數千里。而年又未至

七十。乃超然引去。公之賢。其遠於人哉。公曰。不然。自百執抱關擊柝之吏。皆常職。職有不修。不當冒濫祿秩以貽素餐之譏。吾年雖未至。而聰明筋力。漸不逮人。恆以位踰於德。食浮於事爲懼。幸逢聖明。優禮臣下之恩。如天覆地育而不可勝載。凡人臣年雖未滿七十。有可去之狀者。亦聽其去。吾是以懇懇焉。果獲所願。將以尋吾舊鄉之山水丘壑。以釣以采。以嬉以游。以樂吾桑榆之年。得免所謂素餐之誚。幸矣。尙敢以引去爲賢哉。余又面歎曰。世有不度所能否。冒其職而怠其事。亦有年已至而尙耽嗜榮祿。眷眷焉而不肯去者。視公存心爲何如。而公之賢果遠於人哉。公行矣。將見士大夫強而方仕者。法公位踰於德食浮於事之戒。莫不盡其忠而修其職。老而可去。而進退之義皆可爲人之儀矩。公之賢遠於人益信矣。憲僚諸公。咸重公之歸。而屬余言。遂書此以贈之。

送李參政致仕序

江右古文獻之邦。名人鉅士。習詩書。尙行義。進足以有爲於時。退足以表厲其俗。繼迹史氏。代不絕書。若歐陽公陶元亮輩。文章政事。高風淸節。固已名當代而垂後世。士生其閒。襲餘風而景賢範者桑桑焉。山東參政李公。江右人也。詩書是習。行義是尙。生逢盛時。出其所蘊。舊迹科目。歷職郎署。參議河南廣東兩大藩。曾未終考。聖天子采大臣薦舉之公議。陞擢今職。公既祗命就官。盡所以報稱之道。以年滿七十。於義當去。遂上章乞致所事。詔允其請。乃拏舟將歸大江之南。憲僚諸公。屬筆於瑄。以序其行。瑄因念始就河南鄉試時。公以參議適知貢擧事。瑄旣忝科名。荷公知尤深。逮今二十年矣。瑄猥以菲才。由內臺承乏

山東憲僉。而公又陞秩來參大政。每追陪旦夕。視公爲先輩成德。方將事事諮於公而決其可否。而公已引去矣。是其私情。能無望於公乎。雖然。公之自處審矣。積其學。出其有。進仕於強壯之年。於以忠乎君而愛乎民義也。愼其止。謹其退。乞身於耆邁之歲。於以全其名而勵其俗。亦義也。進退一揆於義。而立身求無愧於士君子出處之道。蓋由其學有所得。聞江右諸賢之風而興起者。古所謂豪傑之士。公其人歟。其名世。其垂後。固有在矣。若夫故鄉之溪山林麓。足以資扁舟杖屨之嬉游。賓友琴書。足以供風晨月夕之笑樂。是皆怡老之佳致。而公之歸固自得之。茲不贅云。

送黎參政致仕序

逾嶺而南。皆古百越之地。延袤數千里。危峯穹壁。長溪大壑。相與削拔迴環。深窈莫測。奇草異木生其間者。榮凋花實。率不以時。循嶺東南。又皆大海。瀰漫旋繞。每晝夜晴霽。涵星斗。浴日月。水之百怪。靡不軒豁呈露。至颶風或作。則濤波洶湧。噴薄盪摩。霆轟轂擊。聲震山谷。其霧氣澒洞。轇轕。茫無畔岸。洲島雜國。若扶南、眞臘、黃支、婆利國之屬。動以萬計。而四時溫涼蒸爍之氣。發作無節。故居人行旅將息之道爲難。今山東大參黎公。嶺南清遠人也。自讀書筮仕。出入中外。多歷年所。官已達矣。一旦引老將歸其鄉。藩臬諸公。有以嶺表山川風氣之異如前所云者。爲黎公告。且重其歸。而勸其擇地以處焉。黎公曰。不然。吾家嶺外舊矣。封樹成列。先祖之丘隴存焉。閭里如昨。童穉之交游在焉。今之歸。方將薦蘋藻以伸罔極之孝思。具樽醪以款平昔之親故。又烏以風土之異。移易吾之心哉。余謂不忘所本。孝也。不遺故舊。義也。合孝與

義。可謂篤於人倫。將不擇地而安矣。風土之說。誠不足以動念。

歷亭送別序

濟水出太行之王屋山。伏流出於濟源。又伏流東走數千里。散見於岱麓柏崖渴馬之山。至濟南。遂有泉湧出。名曰趵突。泉之流、或派而爲迴溪駛瀨。或匯而爲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淸河以入於海。其南多美山。層峯峭立。運巒起伏。直與梁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聯絡。角立相望。泉之北渚。有古亭。遺址巋然尙存。至杜少陵與李北海宴集處。所謂歷下亭也。遠近山光水色。浮搖瀲灩其上下。葭蒲荷芰。紛披燭耀其周阿。蓋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又得濟南山水之勝。以故往來爲古今游觀者之所適。正統四年夏。金谿王君昌問、由監察御史擢陞山東憲副。其尊府春官學士公之友劉文謹。適以事至京師。從憲副公來濟南。聞是亭之美。閒往游焉。則愛其山水花草之淸麗。徘徊終日。眷眷然若不能去者。旣而戒行有日。復取道亭下。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余謂文謹行千里而來。一無所求。獨能訪古迹而適意於山水物象之覿。因是知憲副君所與必良士。而學士公取人之不苟也。篇什旣具。序以識別。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職無大小。皆天工也。能修其職。斯於天工爲無曠。顧可以職之崇卑。勤怠其心哉。闕里孔君節文。宏厚而有容。簡重而不泄。勤於問學。敏於文詞。有先師之餘韻流風。去年秋。一舉登名鄉薦。今年舉天下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一百五十人。節文名列次榜。有分教徐州之行。節文欣然拜命。將就道。余往送之曰。百職

所司。既曰天工。分教之職。有師道焉。賢才之成。恆必由之。以師道而成賢才。職雖非崇顯。其於天工。不亦重乎。節文之往。當思師之所以爲師。言必出於道。行必由於道。教必本於道。以是修己。以是淑人。俾士子非道不知。非道不行。異日出而爲世用。必能擇其道以忠乎君而愛乎民。夫然節文於天工又何曠哉。世有位不滿其望者。往往怠其心而慢其職。亦莫顧天工之曠否也。視節文安於所得而盡心所事爲何如。余因是知節文蓋能守其先家法。益可賢重云。

送浙江趙大參序

今布政司爲國藩維。卽古方伯連帥之職。上之朝廷大典禮、大政令。所以一民俗、正民心、禁民非者。皆欲宣布而遵行之。下之方數千里之地。連百十郡之民。所以察吏治、恤足隱、固封守者。皆欲其飭理而申嚴之。而又時與監司戎帥協議濟時之要務。以仰副聖天子仁柔遠邇、綏安海宇之心。是其爲國家之倚重。繫一方之休戚。外百司蓋莫重焉。故著令選用藩維。必使廷臣推擧通經術、知大體、公忠廉謹、才足有爲。而又歷內外、聲績著聞者。以擢任之。正統八年。方岳狀缺員於朝。詔廷臣如例推擧。有以給事趙公冕名聞者。公素爲上所簡知。遂命爲浙江參議。行有日。給事諸公謂予宜有言以贈。予獲與趙公游舊矣。公以明經中甲午河南鄉擧。首選篤實寬裕之資。潔白修謹之行。人所推服。其典教山右。能擧聖賢教人之法。作興士類。士服其教。出而爲時用者甚衆。及兩任給事。小心慎密。事上盡匪懈之忠。當官無回互之失。經術才行。著績內外者。公克有之。是宜有今茲之峻擢焉。公行矣。宣廣德意。修擧庶政。與凡濟時之要務。

皆公之事也。尙當推其已試之能。勞心焦思。知無不爲。爲無不當。俾東南連城數千里。官知奉法。民知樂生。內治益修。外患不作。將隱然爲藩維之重臣。思不負國家選擢倚任之意。是亦諸公之所望也。若徒曰有方面之榮。耽其祿而怠其事。予知公必不然。亦豈諸公之所望哉。以予與公故舊。於贈言也。前以頌而後以規。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閒。地廣民衆。先時爲邑者。率多與吏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其長之失而中傷之。關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今令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爲言。居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刮剔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檢飭吏卒。非公故不得出縣門。人以賄交者。悉皆拒絕。民有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於誠實。民爲之感動。信旣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官。始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於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陞秩俾還所治。居敬固自持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心一也。謂獨韓城之民難治者。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於形聲也。切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於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於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

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籠。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懇留之。尙何難之不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於居敬云。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景泰元年春。聖天子作新政治。大簡賢能。擢任都憲。以巡撫方隅。肅清部屬。於時貴州方用兵討叛苗。四川給兵餉。率取道播州以往。播之四境。皆密邇賊巢。蠻獠往往乘勢結黨。類據險阻以剽劫餽運。甚至蜂屯蟻聚。攻城邑。掠傳馬。焚民舍。以流毒遠邇。播州幾將危不可守。糧道殆至阻絕。今僉都御史李公。時任四川憲副。聞播州告急。卽馳往救之。及至。指授將帥方略。嚴立賞罰。以忠義激士卒之氣。或潛擣賊巢而乘其虛。或分擊賊衆以弱其勢。將士奮力。屢戰屢捷。兵氣旣銳。羣蠻潰散。因遣人四出。大布朝廷恩信。開其自新之路。由是林蠻峒蜑。懾威感惠。狐鼠遁服。不日而寇迹殆絕。播境晏然。向之危者全。阻者通。餽運安行無警。故使貴之將士食足。得以成討叛之功者。皆公全播之力也。事聞。朝廷因遣使齎敕。就陞今職。且俾巡撫四川。凡軍旅政事。皆得以便宜處治。時瑄來董餉。適會其有陞秩之命。因竊念瑄昔自內臺出僉山東按察。時公已自由進士擢官御史。是後雖絕不相會者二十餘年。而公風紀聞望。揚乎內而振乎外者。則隱然常接聽間。瑄去年起家承乏大理。忝與在朝公卿之末議。聞其論天下外臺得風憲之體者。

每以公爲稱首。且以其未得重用爲歎。今茲公旣陞秩。有都憲之榮。又受命有方隅之寄。朝論之公。斯爲允愜。雖然公全播之功固大。迹其所以成此功者。由其忠賢之實。素所蓄積者。非一日也。然古之賢人君子。於己功愈大而賢愈彰。公負俊偉傑特之才。必以古之大賢君子自處。愈勵其功。愈勉其賢。又將躋崇庸。參大政。決大事。樹大功於天下。垂聲譽於無窮。是豈特立功名於一時而已哉。瑄樂道人之善。而祝其有大就者也。故書此爲公贈。

柏臺春霽序

自漢以來。風紀之署。或曰御史府。或曰內外臺。卽今之察院也。臺曰柏臺。或樹柏於臺也。柏臺曰春霽。春者。發生之時。霽者。光明之日也。泰和羅君承彥。由名進士爲才御史。名其卷曰柏臺春霽。得無意乎。人皆知秋冬爲收斂之時。雪霜爲慘肅之氣。而不知陽春光明。發生之機。實兆於此也。御史之職。其立於朝。則毅也正言。以論天下政事之得失。以察大小百官之邪正。其巡歷部屬。則剔拔姦蠹。扶植善良。以激肅一方之官吏。內外之疑獄。秋官之不能辨。按察之不能理。郡縣之不能決者。皆歸之御史。爲之直其枉。雪其寃。故其任綱紀耳目之重。峻拔風厲。端方凝肅。持三尺以明天討。直若秋冬之候。雪霜之爲氣。懍然之可畏也。然回斡政事之得失。進退百官之邪正。含痛茹寃者。爲之洗濯別白。變翕聚之機。爲亨泰光明之氣象。此羅君以柏臺春霽名卷者。爲有意也。君今年夏。領節來按川蜀。閒以其卷示余。且求爲序。余旣論其梗槩於前矣。川蜀去京師萬里。屬吏清白汙濁之狀。小民幽遠隱伏之情。與夫積年滯獄之不得疏理者。

皆巡歷之所當急也。君以是自名其卷。殆見行臺所至。清白顯而貪濁黜。幽隱達而滯獄清。如春和景霽。而川蜀之民。咸被其煦育之惠。燭耀之光。風紀之振。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是特一方之政耳。君方年富而志強。氣清而才銳。自是歷階以升。推柏臺春霽之意於內臺。於天下施之無不達。則人被其澤者其有窮乎。若徒以憲署春和景明。優游自適。而不以先務爲急。則非所望於君。亦非君之意也。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蠻序

敍之筠高戎珙四縣。民雜華戎。僻居山谷。景泰元年春。其編戶之蠻民。與永寧諸蠻。聞討貴州叛苗川蜀之精兵。悉發以往。乃潛相誘結。乘勢爲亂。遠和邇應。蜂屯蟻聚。不可爬梳。既焚劫山谷諸縣。遂散其醜類。東掠江安納溪。南攻永寧。官民廬舍。男女財畜。多被其焚毀搶虜。近賊城郭。皆閉門警守。軍民率徙家奔竄。全蜀爲之騷然不寧。於時四川三司。調集民兵。自敍以達納溪。沿江列營壘爲防守之計。涉春及夏。屯戍既久。無能決策進兵者。上乃遣使齎璽書。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督軍討之。且聽以便宜從事。時公方董播州之役。聞命卽馳至江口。斂諸屯戍民兵爲一。以其未嫻教也。亟命諸將練習之。逾月知其可用。乃先遣知鄉導者。入蠻境以觀地勢。咸以下羅計扼賊衝要。且糧道便利。可以駐兵。公卽率諸軍進據其地。公觀地圖。烏蒙芒部二府。當諸蠻寨之後。且其與叛蠻爲類。不有以結之。蠻賊急走其地。將連謀爲我敵矣。乃遣二府土官重錦各一屯。使拒賊後。實解散其謀也。又遣一軍屯江口爲下羅計之聲援。戎筠皆分兵爲犄角之勢。部分已定。乃集將佐議攻取之計。皆謂公規畫審密如此。賊已在術中矣。以兵擊之。

易若摧枯拉朽耳。公曰。不然。討蠻寇。當用長謀遠算。先布威信以招徠之。儻有不服。誅之未晚。且蠻賊比之禽獸。勝之不爲武。惟不戰而使之來降。計之上者也。方今天子聖神仁明。且璽書許以便宜從事。雖曰督軍致討。實欲以德懷柔之也。遂揭榜出令曰。諸叛蠻有能自拔來降者。貰其罪。負固不悛者。兵誅無貸。時未幾。蠻首聞令來降者踵至。公復勞以酒食。遣轉告諸蠻之未聞令者。三月之間。蠻首悉詣軍門請降。盡還其虜掠之老少。公乃陳兵集諸蠻諭之曰。天朝總統萬國。威令所加。無強不服。爾蠻乃無故相率爲亂。以王法言之。必誅不赦。惟聖天子神武慈仁。以爾蠻冥頑無知。故不忍卽加誅滅。略爾既往之愆。開爾自生之路。自此以往。當謹守約束。共饗太平。若仍懷反側。卽誅無遺種。羣蠻皆惶汗伏地曰。願永遵條教。不敢再萌前惡。公卽散遣羣蠻。使還其居。罷黜諸縣官之貪暴無狀者。選賢能爲令佐。以招徠撫摩流散瘡痍之民。蠻寇既平。遠邇之心遂以寧輯。師還四川。軍民父老。塡郭溢郛。懽呼前後。迎公以入。藩臬都閫。文武大吏。咸賀公之成功。公曰。是役也。皆聖天子之威德。將士之用命。某何功之有。藩臬都閫諸公。既相與言曰。惟此敍功。實僉都公之成。公又推而弗居。其賢愈不可及。不可無文以張其事。乃相率來求余辭以贈之。予謂僉都公伐敍蠻兵。不刃而坐致一方之寧息。是雖聖天子之明。能委任公以便宜之柄。然非公深知懷柔爲上策。其孰能宣布聖天子丕休顯德哉。及郡公賀其成功。又推讓而不居。誠得大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矣。且僉都公之美績如此。將見朝廷陞賚之命。不日而下。寵冠方隅。名光史策。雖欲辭之。不可得也。

送鄭侍郎歸省序

景泰三年春。南京刑部侍郎鄭景陽。以其尊府侍郎公年及八十有四上章乞歸省於家。詔允其請。戒行有期。京師士大夫與景陽游者。咸屬予序以贈其行。予與景陽爲同年進士。知景陽爲尤深。景陽自給事中。桑陞秋官左右侍郎。値聖朝舉推恩之典。其尊府兩受褒封之榮。皆如景陽之秩。今景陽之歸去。其家廬之舒城。水行不滿千里。想其升堂展省之際。命服在躬。樽俎在席。昆弟在列。子孫環擁於先後。親朋盈集於庭闈。以次奉觴而祝其尊府之壽考康寧者。內外同然一辭。循循秩秩。愉愉怡怡。德音和氣。藹於鄭氏一門。天下之榮且樂。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景陽之尊府所以有此榮樂者。夫豈無所自哉。蓋由德爲之基也。余嘗聞景陽之尊府。好讀書。急於行義。惟以孝弟忠信教其子孫。而語不及私利。其子孫又能恭順敬畏。而不忘其義方之訓。居家修德於其鄉。爲仕修德於其官。孝弟忠信之行。充諸內而達於外。故景陽得以荷朝廷之寵光。其尊府得以饗子孫之榮養。貴富以德致。故其事有足稱者。使其無德以爲之基。雖有如昔人貴出一時。祿厚萬鍾。備軒冕三牲以奉其親者。人將以爲幸而致。亦何足道哉。景陽行矣。展省之餘。其尙遄歸官署。益擴其尊府之訓。專心一志。修其德而盡其職。推而爲國家之偉績。著而爲刑期無刑之事功。始終一節。惟德是崇。又將播之聲詩。勒之金石。垂之後世。於以顯揚其尊府之德。譽於無窮。又豈特快榮樂於一鄉一時而已哉。予弗獲辭所屬。遂書此以贈之。

送朱知府赴任序

古者封建五等之國。分土不過百里。下乃五十里而止。其後世列郡。土地之大者方千里。小者亦不下六七百里。其視古之侯國。蓋加數等。生齒之繁。動以萬計。而凡禮樂教化之宣布。法度綱紀之防範。民業在所敦厚。浮末在所懲抑。官吏在所廉察。盜賊在所消弭。與夫租稅儲積軍國之需。疆域城郭保障之方。皆萃於郡守之一身。得其人則百政備。舉方千百里之民。相與熙然以寧。不得其人則庶事墮弛。人有不得其所者多矣。是則今之列郡。重於古之分土者。較然明甚。以是國家選用郡守。必於耳目近侍六卿之屬。有才賢聞望者擢任之。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朱廷儀爲天官推選。遂受朝命。陞知湖廣常德府事。將行。其內臺同官諸公偕來請余文以贈之。夫郡守寄託之甚重。朝廷選用之匪輕。余固已言之矣。余聞廷儀以其尊府國子先生希亮家庭之教。其講夫修己治人之道。必以古聖賢爲師法。故廷儀自舉進士。登風憲。振紀綱。去貪猾。雪寃滯。恤民隱。以及巡歷部屬。閱練軍士。靡不正己以正人。由是能聲赫然彰著於兩京。蓋推其家庭之學。見諸行事者如此。今茲之行。常德爲荆南之大郡。襟黔巫而帶江湖。方百里蓋八九。民庶散於山谷川澤之間。所謂禮樂教化刑政紀綱之宣布防範。民事吏治寇盜之廉理清肅。以至錢穀封略之區畫。廷儀行將次第舉行而無遺。又豈待於余言哉。然風紀民牧。事體雖殊。而治理則一。廷儀疇昔之振風紀。既以正己爲先。今其統一郡之民。布一郡之政。獨不在正己爲本乎。己正而左右僚吏正。屬部正。以至庶事無一之不正。則事修於几席之上。而人得於湖山之外。所謂千里之民。熙然相與以寧者。有必然矣。古之賢諸侯。多入而輔朝政。漢之郡守。有治績者。或徵爲相。天朝在廷大臣有缺。亦於外郡守

有能聲者陟用之夫以廷儀之賢。固安於所職。而無僥望之心。然使他日政績茂著。聲名揚播則公論有所歸。廷儀雖欲緩入用之期。其可得哉。是爲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景泰三年秋。南京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劉茂先。以吏部移檄。知四川重慶府事。將行。其闔部同官來言於余曰。茂先老成士也。爲永樂甲午山東舉子。初授監察御史。兩任開封彰德府推。一參都督府戎政。五轉而陞秩秋官。歷中外者四十餘年矣。持身謹飭。無愆尤之及。所至俱有聲迹。近爲大臣所推薦。受朝命陞知大府。吏部檄俾便道之官。行有日矣。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今方岳之間。旬宣有藩垣。監司有按察。皆挈治民之大綱而已。至於郡守。則於治民尤親而重者。其政自府而達之州。由州而達之縣。民之休戚係於州縣郡得其人。必能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之得失。能其官者。奬勵而舉揚之。貪虐病民者。條奏而黜罷之。使州縣之吏。舉稱其職。則小民遂樂生興事之願。無愁苦歎息之聲。而藩垣不勞於旬宣。按察不形於糾劾。而一郡大治矣。故自漢唐宋以來。選用牧守。率難其人。朝廷近年尤重茲任。往往選臺閣之臣有名望者。出知列郡。夫其任之也難。則其責之也重。得與茲選者。其可不思所以副朝廷選任之意而盡其職哉。今茂先以老成練達之才。受知重臣。拔自郎官。出知大府。誠欲盡其職而副委任之意。惟能推余所謂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得失之言以行之。則千里之民蒙其惠於下。藩臬二司安其賢於上。而重慶之治績。將冠於川蜀之列郡矣。茂先其勉之哉。是爲序。

送鄧大參赴任序

景泰三年冬。福建鎮守大臣走驛馬上章闕下。以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員缺。乞選老成持重有施爲者。來任其職。前四年時。福建境內寇賊竊發。流劫爲患。雖官軍討捕。久已寧息。而民困於輸給。掊斂尤甚。數年之間。凋瘵尙未盡復。而危疑在所當安。故大臣奏欲布政司參佐得人。如此之急且重。蓋以安民之政。出於旬宣也。鄧君不二由名進士兩任刑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凡十餘年。持身敬謹。不妄有所爲。用法平而恕。凡事情之盤錯難析者。不二剖決之。立得其理。所謂老成持重有施爲者。不二眞其人也。先是大司寇楊公應詔薦舉賢。而在下僚者。以不二爲首。章上。未幾適福建缺。官奏亦至。天官乃具履純之行於朝。上遂擢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且使馳驛之任。命下。秋官與不二交游者。來請余文以贈之。余嘗竊念我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仁義禮樂之澤。涵養煦育。無間遠邇。八九十年之間。海宇民物。熙然寧息。惟時福建之民。卽前日之民也。何前之感悅誠服者如彼。而近年之寇賊竊發者如此。雖其弄兵假息之誅不容貸。然爲之長而司方隅牧民之政者。其可不求其故耶。往事旣已然矣。今不二蘊所有。負所望。當大臣奏請之急。爲司寇天官之知。荷聖天子之明。陞貳旬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心哉。必當推其在秋官素所蓄積施爲者於大藩。潔己以正左右。俾大小之事。無一不出於正。持正道以臨下。欲民之安。必先去其病民者。大而貪殘守令。在所當黜。小而豪猾吏民。在所當治。牧守得人。豪猾斂迹。小民無朘削脂膏之苦。無吞噬兼併之害。則向之凋瘵可以復。而危疑無不安。庶有以廣國家涵養煦育之澤如前時。而連

東南數郡之民。莫不樂生興事。室家相安。方將頌太平之治。歌旬宣之良不暇。又豈復有近年之患哉。不二之政績。既著於南服。其聲譽自流於朝右。又將躋崇庸。參大政。而所施者詎止方隅而已乎。余以諸君之請。不獲已。既祝規之。又期望之。是爲序。

送黃僉憲之任序

聖朝外設按察司。以綱紀方岳之庶務。廉察百司之邪正。與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得以直言而無隱。其職分行事。與內都察院各道相表裏。官之廉明忠良者。得以舉揚。而奸貪廢事者。有司自六品以下。皆卽逮治。五品以上及武職。則奏請擒拏。隨其請之重輕。謫罷懲艾之。按察關乎政體之大。而受夫委任之重如此。居其官者。其可不思所以盡其職哉。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黃君廷永。領福建之貢元。登進士高第。學知有用。自任風紀。潔己正人。持公用法。直言正論。深達憲體之宜。故其聲譽振敭乎兩京。值朝廷大明黜陟。遣大臣巡考藩臬諸司之不職罷斥之。由是按察多缺員。廷永遂荷朝命。陟僉浙江憲事。且俾便道之官。戒行有期。其同官諸君。重廷永之去。偕求言以序其行。夫按察與內臺相表裏。關乎政體之大。受夫委任之重。余固已前言之。廷永以內風紀之職。陟外風紀之司。今之往也。余知其閑於所職。譬之車走坂。舟順流。駃騠之騁康莊。鷙鳥之便順風。庖丁之游刃無餘地。師曠之審樂無遺音。凡憲職之宜行者。將無絲毫留滯繆錯之患。亦奚待於余言。雖然。余尙有告焉。勤於前而怠於後者。人情之常。切見古今號稱名士大夫。或能建名節於壯年。而不免計豐約於晚歲。故曰官怠於宦成。廷永賢者。必無是失。尤願

始終其心。始終其職。始終其節。則年愈進而望愈隆。任愈久而績愈茂。異時歷階以膺顯擢。其將以共振風紀於一方者。推之於遠大。惠及生民。光於邦家。不惟著顯譽於一時。又將垂英聲於無窮矣。余知廷永之賢。能受盡言。故於諸君請序其行也。舉風紀之重。既頌之於前。而復規之於後云。

贈淩大參之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大明黜陟之典以作興政治。乃敕遣大臣。巡考天下方岳郡縣大小百司廉明有爲者奏陟之。濁闇宄懦者罷斥之。由是藩臬多缺員。南京刑部郎官淩文琬老成練達。乃爲天官所推擇。以其名聞於朝。陞湖廣布政司參議。湖廣爲天下之大藩。東北與京畿河南相接。西南連黔蜀貴播嶺南及諸溪峒。地大以遠。故其租稅之入。兵士之出。倍於他藩。而凡條章之宣布。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盜賊之清弭。以至撫柔蠻夷之方。皆於布政司是責。文琬爲天官之所推選。朝廷之所陞擢。佐此大藩。其任重而匪輕也明矣。今茲之任。宜何如以盡其職乎。必當念厥今布政司總統千里之土地吏民。蓋與古方伯之任相埒。其僚有使有參政以及參議。皆高品大官也。夫其秩之崇。則其責愈重。所謂租賦兵甲條章吏治民隱弭盜安邊之庶政。既萃於旬宣之司。文琬欲盡其職。所當盡。必於是蚤夜勤志。審度其先後緩急之宜。次第而舉行之。使方隅百事理治於上。庶民安生於下。斯無愧於旬宣。而可追擬方伯之任。不然一方之政弛。卽一方之民不得其所。旬宣既罔稱。方伯亦難擬。夫何免於誚讓之及哉。文琬發身舉子。必習於修己治人之學。又三爲卿屬。必閑於爲政設施之方。今茲寵擢而膺重寄。殆見其必能以公滅私。庶政

畢舉以是而盡旬宣之職。以是而擬方伯之任。他時政績茂著。聲譽流播。陟明之典。將有所歸。參佐云乎哉。文琬陞秩之命既下。且俾便道之官。行有日。其同官王公載、合凡法從交游來求余文以贈之。余雖未獲交文琬。而知其處心行己之詳。然以天官遴拔之公。聖朝陞擢之峻。與其朋好惜別之勤。則其爲人必有可取也無疑。遂書此以塞諸君之請。而道文琬之行。

送歸州尙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覺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之所以受覺於人。或出於異端他歧。而不由於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歧。不得以淆其閒。師道之復古於是乎在。正統元年春。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於春官者。於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旣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教官之缺員。保寧尙志。以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修於其行。且屬余言以爲贈。余嘗論爲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天者。以覺乎人而已。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覺。御史君嘗稱尙志之爲人。資稟篤而學問正。夫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惑乎他歧。是可以爲人之師矣。尙志到官。其思無負於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以與我者。旣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皆得以啓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覩斯道之光明。坦然率循乎天理民彝

之正。他日以若人輩備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於時尙志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於古之爲師者矣。愼勿爲異端他歧所惑哉。

竹深處序

杭之土宜竹。郡人朱景暉環其室種之幾萬竿。冒煙雨。搖星月。戛風飆。淩霜雪。寒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萬狀。皆因竹以得勝。而境益淸。居易遷。忽若不知塵囂之紛聒也。景暉時與一二佳客往其閒。商搉古今道理。誨子孫以孝弟廉恥禮義之行。治其家以勤儉整肅人倫內外之防。脫去習俗之浮靡。一還古人之渟樸。蓋皆自於竹深處思而得之。非若昔人有以放逸自高者。往往恣肆於茂密之閒。或以博弈翫好爲樂。或以酣飲歡呼爲達。否則溺意於詞章圖畫字書技藝之淺事。而不知天理人倫之大道。甚矣其皆非中庸之行也。是豈景暉之用心哉。監察御史謝君衡。景暉友也。常造其處而得景暉之議論。知其必有可取者。因求文於余。遂書此以還之。使知所擇焉。

贈汪德容致政序

少而仕。老而歸。此人之所至願也。至於歸而又得奉其親。以盡桑榆之樂。又豈非人之至願者歟。四明汪德容先生。博學耆德。模範元氏之士子者十餘年。士子賴其追琢造就之。益進而登仕版。著能聲者彔彔焉。繼而陞秩王府教授。則又輔翊世子以正道。官屬咸推稱之。今以年至。請於朝。得致其政而歸。監察御史曹君習古。先生友也。來徵文以贈之。余謂先生遭國家熙洽寧謐崇尙斯文之時。而得列淸秩。著顯績。

被榮名饗厚福者數十年。其於少而仕。可謂盡其道矣。逮茲耄老。荷朝廷優渥之恩。冠服偉然。去歸故鄉。於老而歸。又豈非得其義乎。先生已白首。而其母夫人年滿八十。尙安好無恙。今之歸。又將具甘旨。節寒溫。左右就養。怡愉其志。欣欣焉愛日之誠。蓋有不能已者。其樂又何如耶。雖然。先生始終一節。得饗全福。固爲儒者之至幸。然又足以見我國家深仁厚澤涵煦之久。使凡爲人臣者。得以從容遂其進退之義。尙論治平之氣象。又當於此而觀之。是爲序。

送刑部鄭侍郎序

景泰五年夏。南京刑部左侍郎鄭景陽。以三年秩滿。來朝京師。既而將歸。秋官內臺泊大理諸大夫與景陽厚者。咸屬余言以贈之。余與景陽爲辛丑同年進士。景陽爲給事中。余亦濫官御史。後景陽陟亞南京秋官。余以出入外臬大理。中間契闊者久之。前年冬。余又承乏南京大理。復得與景陽會。旦夕過從。談經史。道舊故。懽然無間。未幾。余復承召備員於茲。而重得與景陽會。夫以同登仕三十餘年之離合如此。於景陽行烏得無情。士大夫雖不有屬。固宜有言以爲贈。景陽、舒人也。質貌魁奇。性度宏厚。少卽聰敏過人。其尊府侍郎公知其有立也。旣嚴家庭之訓。尤擇善師友。使從之遊。以講貫礱磨爲學。行己之道。治經之暇。尤肆力於史學。嘗聽其論。旣往年代之久近。而出不窮。若崑崙發源而洪流東注也。其論前世人品之正邪。而見甚明。若巨海涵秋而纖毫畢露也。與夫國統之分合。書法之抑揚。禮樂刑法天文地理之志。凡史所當載者。莫不挈其綱而振其目。閒出其餘爲詩章。亦淸新古雅。渢渢乎有作者之遺音。景陽以如是

該博之學。故自縣庠弟子員發迹。擢高科。官近侍。貳秋官。事業聲譽。與時俱流。景陽亦榮遇矣哉。景陽初爲右侍郎。九年轉爲左侍郎。今又三年矣。其學行宦業。老成練達。允爲時望。今又來朝也。班行之閒。咸推爲偉人碩士。而三法從諸大夫。尤重景陽之爲人。故於其行。皆不能無眷眷之情。是又不特余與景陽有同年好也。復有論景陽之去者曰。方今聖天子作新政治。以得人爲急。而尤重老成。若景陽者。眞其人也。獨不可留以輔理耶。余則曰。南京爲國家根本重地。自北視南。猶有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尙重其人。況南京畿甸。以及列郡。刑獄之繁。皆於其秋官是詰是治是理。庶獄淸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以培固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又豈不重且大耶。雖然。景陽之在南京也久矣。而明刑之績。已著於秋官。今兩京大臣更迭任用。自其常事。他日在廷列卿大臣或有缺。又焉知景陽之不入贊大猷耶。余以諸公之屬。既述與景陽有同年之好。且備道其學行宦蹟見重於時。而又書此以需其或入贊大猷。又將樹偉績於當時。垂聲光於無窮云。

廖氏族譜序

自古宗子之法廢。而世之人類不知所自來。往往親未盡而相視如楚越者有焉。故士君子有志於復古者。必修其族譜。紀世次。序疏戚。使其爲子若孫者。得有所考據而知所自來。雖五服之漸窮。亦不忘水木本源之義。而親有未盡者。益敦其孝敬慈愛之心。此族譜之作。亦古宗子之遺法。而有關於家道人倫爲甚重也。大理少卿廖君安止。慮家譜之弗修。無以紀世次。序疏戚。垂子孫。而後世慈孝之風薄。乃斷自始

祖以下至於九世。列爲經緯。譜而成書。尤必冠以處州廖於譜端者。所以推原漁梁之廖所自來。以其世代寥遠。故書之也略。而必起自漁梁之廖爲本祖者。所以著其世之所自始。以聞見所及。故書之也詳。故卽其始祖以下二世以至九世。宗枝聯屬。整秩不亂。如水之有源。而脈絡分明。如木之有榦。而枝柯散達。雖自親以及疏。漸殺而漸薄。然其一氣之流貫。則不以疏戚而有閒。使廖氏之後。疏而漸殺漸薄者。得而觀之。尙能溯流知源。循末知本。而興起其尊祖之心。不忘其親親之意。況親且厚者乎。是則廖氏之門。仁孝之風。無閒於久近而常存者。實有賴於斯譜也。安止是作。實有得於古宗子之遺法。而增重於家道人倫之大矣。安止爲人坦易寬厚。好學不怠。自擢進士。爲給事。爲大理。議論獨能識其遠者大者。余嘗與之同官。知其爲人尤詳。安止家譜修輯既完。書來求爲之序。余既備論其作譜之意於前。又附書安止爲人梗槩於末。將使其後之人。又知安止用心仁且賢。而或有所景慕觀法。而益光大其譜牒。益振立其家聲於久遠云。

送王都御史致政序

右都御史王景暘。奉敕出鎭河南之三年。爲景泰五年春。乃上章引年乞歸。詔允所請。遂遄驅詣闕拜恩。且行有日矣。一時同游法從。謂余宜文以道其行。猶記景暘爲秋官時。余亦濫職內臺。景暘爲山東憲副。余先已承乏僉憲。而官舍又與景暘爲鄰。余固知景暘之爲人久矣。厥後余以大理少卿罷歸西河。與陝右相接。時景暘又自陝西憲副陞布政使轉副都御史。余亦起家丞大理。復與景暘會京師。是與景暘爲

交舊矣。今景暘以都憲出鎮河南。得致政之命。拜恩闕下。將去歸其鄉。余又適備員大理。以數十年之交游。離合固宜有言。景暘少以俊拔之才。擢高科。躋顯仕。清庶獄於秋官。振風紀於憲臬。以至旬宣之有惠。與今出鎮之有能。四十餘年之英聲美蹟。固已赫赫在人耳目。余皆弗贅。獨惟進退乃士君子之大節。古固有建豐功偉績於當時。而猶或耽嗜榮祿於晚歲。不能剛果引退者。亦未免爲清議所少。景暘乃能以六十之年。卽自引去。無分毫顧惜。其賢固加於人一等矣。況我聖朝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耆英。養恬退。立人臣節義之大防者。超出千古。而景暘乃能欽若國憲。乞老拜恩而去。其又可謂得人臣之義矣。雖然。士君子少而進固有爲。老而退亦有爲也。景暘自筮仕以來。敭歷內外。事功顯著。進而有爲。固歷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爲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貞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爲。又有在也。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德誕敷之餘。卽大詰兵戎。分京師操守之士爲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贊貳其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營協贊員缺。詔於諸將中擇有才略者以充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僉事趙弼良佐者。桑世將家。以名上。詔允所請。良佐卽奉命往贊其營。之營之日。督將安其賢。士卒服其略。營中之事大和。其姻友王昌問來求文以序其事。余亦識良佐之父於十餘年前。且知良佐舊矣。良佐之伯祖德勝公。佐太祖高皇帝芟除羣雄。混一四海。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任都指揮。父

任邳州衛指揮。陞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寧衛指揮使。後爲知者薦陞前職。遂領士卒。分爵操守京師。良佐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廉靜少欲。自奉如寒士。視膏粱子田園之利便財產之豐殖是務。第宅之崇廣衣馬之鮮好是尙。洎夫迷心於珍奇難得之貨。溺意於妖翫妨行之物。良佐皆能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略雖良佐所素習。而立行超卓。尤爲士大夫所稱重。是以連被薦擢。有今茲協贊之榮。駸駸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茲之協贊。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韜略才勇爲先。余獨以仁義爲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父母。投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摧者。仁義結其心也。不然。韜略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力何。如此而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能折節讀書。儉於私養。而脫去膏粱利欲之習。庶幾乎知仁義之道矣。能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於師律。必思東征之若何而卹其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私家。若何而志滅強寇何以家爲。若何與下人同其甘苦。若此之類。悉以仁義之心推行之不怠。卽自今茲之協贊。他時之重用。無往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是而輔之以韜略才勇。於以行師也。其重如岳峯。其整如列星。其疾如飈風之不可遏。浩乎如江河之流行。雖甚勍者。亦將仆滅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寇安民。隱然爲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帛。不惟有以仰答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於前烈多矣。良佐其尙知所本。勉於今而需其後。是爲序。

贈太子少師兼工部尙書江公序

士君子之所以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者。豈徒以歷顯職負顯名。而得於衆人之所樂得者爲可貴哉。蓋以職雖顯而有能以舉其職。名雖顯而有實以稱其名。故其卓越俊偉之事功。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也。苟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爲可貴。而無其實以副之。果足以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乎。今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時用。自其先大夫歷官大參時。已自講明聖賢有用之學於家庭。其後學益進。行益修。才益充。遂登庚戌進士高第。卽入翰林爲庶吉士。旋任編修。繼陞侍讀。在翰林者久之。正統十四年秋。超拜刑部侍郎。未幾轉戶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復入翰林。景泰五年冬。仍以太子少師兼冬官。其鄉人之官翰林者。合凡交游。偕來徵言以爲贈。余惟翰林爲近地。列卿爲要職。少師爲重望。今之顯職顯名。孰有過於此者乎。迹江公之歷此職而得此名也。其始入翰林。綽有著述討論之能聲。及超拜秋官。値醜虜入寇。詔公督師近郊。以時殄剿。公卽戎服鞭馬赴師。籌畫方略。而動合機宜。號令行陣。而應時整肅。由是將士莫不出奇奮勇。爭先摧陷。而醜類夷傷奔北之不暇。遂追逐餘寇。盡境而還。又被璽書。行視山右邊關。所至措置有方。邊備大飭。既還。轉職兼官。復入翰林。公既居論思之地。大能以扶進正人。持守正論。恢廣正道爲己任。既又奉敕巡輯河南山東兩淮。乃退貪猾。表循良。便民之政。莫不修舉。又大發所在儲粟。以賑活窮饑。招集流散。使還其土。由是中夏東南方數千里之民。莫不欣欣然樂生興事。以感朝廷一視之仁。還朝未久。遂陞兼今職。而冬官之政又日益修舉矣。以是而觀。則公之歷顯職而得顯名者。豈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爲可貴哉。蓋能隨所居而舉其職。有其實而稱其名。宜其俊偉卓越

之事功。可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也。雖然。古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事功。皆以爲人臣職分所當爲。無一毫之自滿。今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其卓越俊偉之事功。殆去古人不遠矣。其必皆以爲職分之當爲。既不自滿。又愈勵其能。篤其實。一念不忘乎忠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偉績。益著於當時。垂光於後世者。又可量乎哉。是爲序。

並蔕蓮詩序

南京兵部尚書南郡張公志忠。以書來曰。正統戊午。某以監察御史陞行在都察院僉都御史。旋奉敕澂汰南京各道御史。舉職者留。餘官者去。遂卽任南臺。以涖事。且奉敕兼督操兵。正統丁卯夏。臺前池荷盛開。有並蔕結實者。觀者異之。明年爲戊辰。某朝京師。遂蒙恩陞右副都御史。俾還南京。景泰二年辛未夏。池蓮復有並蔕如前者。是年冬。復被朝命。卽陞今職。參贊機務。某私驗之。凡三陞擢。皆先有並蔕蓮之兆。意者物與人事或有相應之理乎。某既自賦詩紀其事。士大夫之能詩而屬和者甚衆。聯爲巨帙焉。某與子爲同年且相好也。匄一言以序其端。且使某益勉所當爲。而答此嘉兆。余惟人與天地萬物之理。流通往來。初無彼此之間隔。故作善降祥。如影響之出於形聲。亦無毫髮之差爽。是以獲榮名之報者。必有德善之積。而致諸物之和。物之和兆於先。而榮名隨其後。此理之必然也。志忠以名進士官御史。由僉都四陞而至兵部尚書。位列司馬。爲六卿之極品。然其每一陞擢。必有嘉蓮之兆。豈非以德善之積而致物和。以物和之兆而獲榮名之報乎。且志忠敭歷顯要。將四十年。既總風紀。又職戎政。其存心處事。一以惠愛

爲本。嘗議江北軍士越江來操者。有資糧乏絕。往往私乘小舟。渡江以取糧。類多遭風濤覆溺而死。不若使就操江北。既便於糧餉。又可以備南京之藩垣。且免人於溺死。事雖弗克遂行。而其籌策之良。愛軍之心可知。又行其議於南京。出官米煑粥以食餓者。而所全活甚衆。惠雖不及遠施。而其恤民之意可推。嘗選用帥長。有非其人而欲幸得者。則執議以謂用此人必害此軍。衆莫能奪其議。而其人卒不用。凡有所論列。皆軍民利益。事多施行。又聞其先在鄉里。能出所有以濟饑民。相傳爲故事。志忠之大節灼灼可見者如此。其餘小者可知。所謂德善之積。致物之和。而獲榮名之報。夫豈偶然哉。雖然。古之君子。以盛德而居顯位者。德愈盛而心愈下。位愈顯而心愈謙。志忠以德善之積。而致物和。獲榮名。固爲可驗。尤望其不以物之和爲可喜而愈修其德。不以位之顯爲可樂而益勉其謙。將見德善之感。殆無往而不通。事業之修。又與位而俱盛。雖古所謂歸禾之書。彝鼎之銘。亦可馴致。其榮名偉烈。將垂之無窮。又豈特兆和於一物。位顯於一時而已哉。是爲序。

送按察使黃公之任序

聖朝內設都察院。爲四方之風紀。外設按察司。爲一方之風紀。內外風紀。舉得其人。百僚以之澈肅。庶政以之修舉。而政治隆焉。故凡選用其人。必於科第。有學術時望者以任其職。而雜才不得以濫預之。至於都憲按察之長。又必推老練知大體者爲之。而非新學驟進者所得致。是以按察使雖爲內臺所轄。而實相與爲表裏。擇是人而居是職。不亦重且難哉。景泰六年夏。四川按察使缺員。詔吏部擇其人以任之。吏

部遂以廣西道監察御史黃公溥名上。詔允所擇。遂陞前職。將行。監察御史高明。合凡交游來請曰。溥字澄濟。江右弋陽名家之子。由進士任御史將七年。今茲膺峻擢而有外風紀之重寄。求一言以爲贈。予亦素知其賢。不辭而爲之言曰。外按察司既爲一方之風紀。庶官之激肅。庶政之修舉。皆係焉。澄濟公當若何而盡其職哉。然按察御史一體也。澄濟公爲御史時。獨能知大體。急先務。而不掇拾人之小過。不毛舉時之細事。其巡歷四方。所至能表拔廉良之吏。而黜罷其不職之尤者。使人得自新效職。而不以察察爲明。與凡利有所當興。害有所當去。政有關於時者。莫不條陳次第施行之。尤能廉公正大自持。而爲振舉風紀之本。由是聲稱大著於一時。而有今茲之峻陟。今之往也。但當充其所以爲御史者。以施於川蜀之間。卽一方之庶僚爲之激肅。庶政爲之修舉。聲稱將日加於前時矣。且聖朝簡用在廷之臣。往往於方面藩臬中有操持、有施設、有聲蹟者、取焉。澄濟公乃篤古好學之君子。今之爲按察也。固能安於所職。而無幸進之心。然將來川蜀之風紀振舉。而聲稱日旣洋溢。余恐內外公論自有所歸。而入膺重用。殆不可辭。又將樹偉烈於當時。垂休聲於悠久。夫豈止於專一方而不能哉。是爲序。

慶留耕張處士壽誕詩序

崑山有處士號留耕者。姓張氏。諱稹。字廷秀。實吳中名家子。少能安於恬退。治別業於淞南。課僮僕耕稼其閒。暇則賦詩鳴琴以自適。澹然與時無競。蓋有肥遯之趣焉。且其資性旣端良明敏。又濡其先世積善行義之澤。尤能以孝敬之餘。推而爲友愛之實。廷秀有弟二人。曰和、曰穆。俱有淸通溫粹之稟。廷秀旣以

家庭相傳之教。啓發而薰涵之。又爲之擇賢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聖賢之學。由是和穆兄弟大有進。遂以明經習舉子業。同登乙未進士。和又名冠二甲。一時翕然有機雲並譽。軾轍齊名之稱。既而和任南京刑部主事。穆任刑部員外郎。雖兩京宦迹相望。而每念得以致此成立者。皆由其長兄廷秀之賢之教。未嘗不詠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之詩。而馳情於吳中也。今年夏。和以考績來會穆於京師。連牀聚首之際。相與言曰。今茲歲在乙亥七月三日。實爲長兄之初度。春秋蓋五十矣。吾二人者。既限於所職。不得連袂接踵。奉觴上壽於家庭中。情悵怏。曷以自宣。重念際茲明盛之世。而文運聿昌。士大夫之以詩鳴者。渢渢乎有隆古之音。誠得其長篇短製。聯而爲卷。寄爲長兄壽。將見諷詠之間。金石鏗鏘。律呂諧和。庶有以慰長兄之懷。而吾二人者。亦得少紓馳想之私也。乃相與徧求名公之詩歌。得若干首。既錄在卷。則偕來請序其事於卷端。余惟兄弟之友愛。乃天理人倫之至。但克知克盡者既寥寥。而又或爲利欲所撓而暌乖焉。如和穆二君子。既不爲利欲所撓而暌乖。又克知克盡。不忘其兄之友愛教誨。乃能求賢士大夫之詩歌以爲壽誕之慶。其於天理人倫之厚爲何如。吾想其兄廷秀展是卷也。誦是詩也。益知其二弟雖道里遼遠。而厚於天倫之情。則不以遼遠之故而有閒。殆將又因詩而益興起其友愛之心。推而爲一鄉一邑之仁愛矣。孔子曰。仁者壽。廷秀既篤於仁愛。則自厥今五十之艾。等而上之。至於耄。至於期。饗永年之福。又可量乎。是爲序。

送大理寺李少卿序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蓋以常人之情。交久則敬衰。交久而敬不衰。所以爲善。此晏子所以見取於孔子也。今南京大理少卿李公。在大理時。與余同官者五六年矣。交愈久而敬不衰。李公不特與余爲然。凡在同官。莫不皆然。及今茲有南京大理之行。同官諸公。皆有戀戀不舍之意。且謂余交且久。宜有言以道其行。夫交友人倫之一。而敬則能久。推之他事。又何往不以敬爲本乎。李公由名進士始官延平。歷陞大理寺少卿。以學問之淹貫。推而爲讞錄之明愼。凡事有可者。卽行之果而無所疑。有不可者。必虛心平氣。精思審處。兼取衆論以求至當之歸。蓋皆以敬爲本。而不敢易其事也。以故忠厚老成明允之譽。大彰徹於時。考察南京百司之賢否。審錄南京法司之繫獄。皆重事也。而李公特爲聖天子之所簡知。前後兩奉敕以往。考察旣允愜於公論。審錄又克盡乎詳明。及歸奏悉蒙聖天子俞允施行。今之往也。其素望已表表在人之耳目。吾見其到官也。又能推其平日交友任事之敬。必謹必恪。必明必允。無一事之少忽。行見南京法司以洎東南列郡武衞之庶獄。莫不燭其隱而得其平。其老成忠厚明允之譽。又將愈盛於前時。他日入躋重用。宏大所施者。又可量哉。余儕始重李公得交友之敬者。乃其善之一端。至推而爲立身行事之顯赫。如前云以及將來者。則敬之效。殆未可以涯涘窺也。是爲序。

送蕭都憲公賜誥序

景泰七年冬。僉都御史蕭公。以病乞歸。行有日。刑部大理諸交游。謂余宜有言以贈之。余猶記往年與蕭公同詔至京師。時醜虜假息荒外。頗肆鴟張。方簡用智謀重臣。鎭守城池以彈壓之。蕭公遂以山東按察

僉事陞都憲。奉敕鎮守河閒。適寇退。城堞傾圮。武備廢弛。公至之日。即親巡視。指授文武將吏方略。使率士民量工興事。曾未幾何。即城池樓櫓高峻完固。武備大飭。隱然有敵愾不可犯之形。朝廷知其有能。以居庸尤爲防遏保障之重鎮。詔公徙居之。既而邊備大舉。外警屏息。遂命公巡撫山西。察吏治得失。以安方岳之民。則又振揚風紀。肅清庶僚。不數年。政舉民安。山右稱治。公既連奉敕三治。重鎮大藩。積勞成疾。乃曰使外寇內警。少有未寧。吾不敢以疾辭。方今朝廷懋隆治政。方內清寧。四夷賓肅。吾在山右。不可以無事養疾饕祿。自適安逸。乃三上章。以疾乞歸。朝廷輒勉留弗允。今年冬。輿疾至京師。又上章力辭不可以任事。朝廷命太醫視疾。久未平。則又上章懇辭。詔乃允所請。俾歸養疾於故鄉江西之龍泉。公既拜命。既戒行有期。余惟蕭公自爲御史僉憲時。已著能聲。既而陞重臣。任重事。所至事業。歷歷可紀。其辭疾也。又當朝廷清明。四方乂安之時。不敢以疾自安。其出處進退。可謂賢遠於人矣。雖然。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民之心。蕭公既任重職。荷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尙當以古大臣自期。雖養痾丘園。其必旦夕拳拳。以眷慕闕廷爲心。以思濟生民爲念。不可以山水之佳爲可樂。不可以休退之節爲可高。而遂相忘於斯世也。矧公之聲實。素已揚乎中而播於外。行見朝命又將有徵召之期。著豐功偉績於晚節者。又可量乎哉。是爲序。

會試錄序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

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莅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渲、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幷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愼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粲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游龍門記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爲大。由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疏密交蔭。皮榦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甓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髣髴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穴版。上置井牀轆轤。縣繘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灑。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蹐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遂

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縣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爌。其狀莫窮。縣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饑。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廿五日。同游者楊景端也。

拙巢記

自七情熾而混沌鑿。人之橫奔競騖者。非私智無所爲尙。由是巧僞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元公。挺生南服。悼末流之若茲。一刮羣巧。作拙賦以見意。當時豪傑。若程若張。相與翕然尊尙之。而斯道大明。嗚呼盛哉。曹均表正世家河南沔池。自少讀書。卽有求道之志。遂卽關洛以上。溯濂溪。因以拙巢名其讀書之室。蓋取元公賦意以自勉也。其後均名薦書。典郡鐸。所至必以是扁其寓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今年秋。均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余謂頹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泊其流。使大本完而七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遲鈍而拙於事者也。抑孰知順事厥天。不以小知害之。而可以爲終身安宅也。舞智籠物。騁詐軋人。機變層出。莫測端倪。此衆所謂辯敏儇捷而工於計者也。然詐窮智屈。自嬰其弊。又豈可一朝安其身哉。今曹均慕元公之學。以拙名巢。其可謂能擇所處而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心。又曷有窮極哉。雖然。余亦拙者徒也。他日儻獲登均之巢。尙當闢混沌以廣均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均之戶牖。舉

酒相屬。而誦元公之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不知巧拙爲何物也。是爲記。

篤敬齋記

千戶楊公尙德。作齋於居之側。盛積古今書。公退。必據几吟誦於中。若將有志於古人之爲者。因扁其額曰篤敬。蓋取聖賢修己之要以自勵也。閒求記於余。余謂自七情肆而天理微。九竅邪而人欲橫。雖老生宿儒。專專於講誦者。尙溺於語言文字。不知主敬以救其弊。況他乎哉。楊公幸生天下太平之時。包裹甲兵之日。乃能景慕聖賢。以篤敬名齋。其志誠足尙已。顧可無一言以告之耶。蓋人之爲人。其理有木火土金水之神。其體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其事有五倫百行之備。故內焉而敬不篤。則心官昧而天理亡。外焉而敬不篤。則衆欲攻而百體肆。內外胥失乎敬。則身心尙莫知所措。況於應萬事哉。此聖門爲教必先乎此也。至其所以用力之方。內則惺然其心。不使有一塵之蔽。外則肅乎其容。不使有一體之惰。以至接乎物。則必主於一而無他適之擾。如是而守之以堅固。持之以悠久。則近而屋漏無所愧。遠而天地無所怍。所謂七情肆而天理微者。可以節而著。九竅邪而人欲橫者。可以返而消。內外遠近。大小精麤。融朗周洽。何往而非天地之流行哉。今公之作是齋也。游於是。息於是。誠能不衒其名。而必取其實。復因余言而力守之。則其日益之效。殆若積土爲山而不覺其山之高。浚源爲流而不覺其流之長。其自得之妙。又有非言語所及者矣。其尙勉之哉。若夫齋之軒檻。可以覩靑天而望白雲。齋之几席。可以琴淸風而樽素月。則一舉目而得之矣。玆不復云。

友竹軒記

山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鄢陵。卽其居之西偏。作堂爲藏修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百竿。每退自黌序。則必往游其閒。洞闢軒檻。挹淸風。坐綠陰。手披書史。心惟訓義。顧瞻回復。整肅身心。以增益其所未行。而勉其所未至。遂名其軒曰友竹。因以俾余記。余聞君子之取友。取其德也。直者有以正吾之曲。信者有以實吾之妄。多聞者有以廣吾之狹陋。是皆友之益也。苟其所取之不端。則爲害可勝道哉。昔孔子論直諒多聞便柔佞給之損益。正謂此也。先生儒其中。文其外。其平昔之所友。固能知所去取矣。今復以友竹名軒何耶。蓋昔人旣兼友古今之善士。猶以爲未足。又取草木之香潔秀異可愛者。以寓其好。若騷客之蘭。陶潛之菊。周子之蓮。林逋之梅。雖所取不同。而各爲所適之志則一也。況竹之爲物。直而不曲。勁而不凋。而又鏘鳴風雨。聲聞於遠。有似乎直諒多聞之德。以之爲友。則耳目所接。心志所適。爲益其可一二數耶。以是知先生之用心。殆庶幾於古人。而不違乎孔子之教矣。雖然。先生教有成績。行將去此。而敭於天朝。後之人有至是軒而聞先生之風者。能因竹以廣思。是亦孔子之徒也。

愼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於愼獨之學。尙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愼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忘。逮今三十七年矣。而尙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覃懷。乃卽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閒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佚。欲自修也。自修之要。誠莫先於愼獨。今將取以名吾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

瞻。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爲我歷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乎。余因蹙然愧曰。余固嘗以是自稱矣。然持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尙爲秉忠助哉。雖然。盛意不可咈。請姑誦所聞。蓋一心之理。靜而無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閒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於此。故曾子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愼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盡卽所謂幾而愼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於幾之際。必精必察。果天理耶。卽扶導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卽摧抑而遏絕之。至於暗室屋漏。獨居獨爲之閒。而不敢有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顯。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祕。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爲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祕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況既有是幾於中。則必有是迹於外。積之既久。則微者著。祕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爲修己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愼獨名齋。其自修之心。固已密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爲勉。以後所言者爲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於名齋之初心。固非若余之少志於是。而今尙不克踐所稱者之敢望也。

養志堂記

往年余侍先君子宦游鄢陵。始獲與柳生克新交。閒至其居。則生之二親在焉。生因謂余曰。古人盤盂几杖。有銘有戒。皆所以爲耳目修德之助也。吾二親幸皆無恙。自惟娛侍之禮或怠。匄我堂名揭之。庶幾觸乎目而警乎心。余以爲孟子言養親之口體。不若養志。遂請以養志名之。既而余忝科名。別去二年。今歲

冬。復至鄢陵。生復謂余曰。疇昔子所以名堂而勖我者甚厚。更能爲我記其事以書於壁。則勖我者不其尤厚與。余惟飲食衣服起居寢處。凡竭力以事親者。皆所以養其口體也。要不若養其心志爲大焉。語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卽孟子所謂養志也。然親志未止此也。行欲其修。言欲其謹。文學欲其進益。道德欲其成就。皆親之望其子者然也。生誠能因孟子之言。而又深探親之所欲者。朝夕悚然以求副厥志。則古人可幾。而於斯堂之名無愧矣。

河南縣清化鎭重修孔子廟記

爰自古初。鴻樸茫昧。人物蚩蚩。羣逐雜處。莫克相保。乃有聖人代起。稍爲建制作法。鋤薙強梗。扶植善柔。區釐羣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彝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於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若吾夫子生當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橫。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古爲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羣聖。下開百王。刪定贊述。修復典禮。以康靖我民彝於悠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羣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爲尤盛也。我皇明平定四方。甲兵旣偃。文治誕興。凡爲國子民。教人之道。非孔子不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於夫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修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河內縣直北三十里。曰清化鎭。鎭之市北。故有夫子廟。不知剏建始自何時。獨歷代廢復之由。有石刻可見。近年屋老瓦落。階廉

頹仆。樹木摧伐。牆垣斷圮。牧豎牛羊。踐牧不禁。神不卽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洎某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址而修築之。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樹就封列。宮牆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於以報禮瞻企。大慰有衆。旣而來求余辭。將鑱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於祀典者。不可尙已。淸化蕞爾一鎭。復何爲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敎化也。誠使一鄉一鎭。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於敎化。豈不爲尤廣歟。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修復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敎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若淸化士民所爲。卽其事。顧可謂一鎭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具慶堂記

余嘗爲鄢陵柳生克新記養志堂。後三年。生復以書來言曰。向所謂養志堂者。記猶在壁。不敢忘子之嘉誨。前年忝科名歸。復得亢爽之地。作一室。爲二親娛老之所。旣成。客有過之者。以吾二親之俱安好也。遂以具慶扁其額。子誠不鄙。願仍遺之言。將朝夕視以爲警。余時居大憂。志意荒秏。不能卽爲之言。後數月。生復以書來。如前所謂而益堅。余乃銜卹而爲之言曰。生何其幸哉。何其幸哉。人莫幸於逮事其親。尤莫幸於遂所以事之之願也。世之人或怙恃早逝。或存歿不齊。欲養無及。或窘於家事。欲養莫遂。是皆孝子之至戚也。有得逮事其親。不爲家事所窘。而遂所以事之之心。豈非幸哉。若柳生者。其殆近是乎。柳生自少卽能奮力於學。遂一舉而與於鄉闈之選。於時二親方無恙。生乃退修於家。率其子弟。力耕畎畝。以具

瀹瀹節寒温。朝夕躋於斯堂以娛養之。或者以具慶名焉。是誠足爲慶幸之全備者矣。雖然。人子事親之心。曷有窮極。生於定省之隙。益當因其故學而温廣之。期至於道修德立。則聲名不求而自彰。爵祿不求而自至。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其親。則其慶幸。豈不爲尤大。而斯堂之名。亦可以永存於後矣。生其勉之。生其勉之。余實終天抱戚人也。因生之請。重有感焉。遂書以遺之。

絳州重修廟學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學校是已。絳之學在州治東北。林木蓊鬱。泉流映帶。蓋絳之爲州。得冀域之勝。而絳之學。又得絳州之勝。自我皇明有天下。即詔內外興學。逮今垂六十餘年。絳學雖舊規具在。而歷載既久。不能無敝缺不飭之處。自常情視之。鮮不以爲迂且緩。而若不切於事者。殊不知絳之人才盛衰。風俗美惡。胥由於此。則郡之事最急而甚切者。宜莫先於學焉。學有敝壞不葺。任其責者。顧可坐視以就湮鬱而不理乎。永樂十九年夏。金華俞君道英來正是學。始至。視講堂穿漏湫隘。不可以居。遂諮郡守尚公志。進諸生於庭。合謀出俸資。因前構而興築之。堂成。視舊制深廣倍焉。既又將易大成殿瓦桶之破朽者。兩廡俱廢。欲重作之。時適有監察御史鎮江裴公。憲副鳳陽郭公。實巡歷是州而嚴其期。而郡守撫寧姚公。遂任其事。兩廡既完。乃墁治其壁。姚公洎僚屬各以資。命工繪從祀諸賢像於左右。獨中外二門。尚未完修。而適得今大守楊公、貳守賈公。視政之初。即徵工鳩材。併力合作。兩門以此俱復。由是學之廟廡門堂。完舊益新。宏邃偉麗。有加於昔。既而俞君遂以預是役者。歷以告余。求爲之辭。將鑱諸石以陷

置堂壁。余竊惟昔魯侯作頻宮。而春秋不書者。所以大其事而不以爲勞也。今絳學之修。俞公既咨之尙公而揭之於始。一時之名憲臣能守倅。又皆繼成於後。諸生復始終盡心盡力。無懈於其閒。皆可謂知所重且急。而得古人興復之遺意矣。自茲以往。絳之人才日以盛。俗化日以美。而於國家之教。得以紹敷永久而不墜者。未必不自於茲學也。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知所重云。

思親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所思。而思則又有邪正之分焉。此君子所以必愼其幾。而詩所謂思無邪者此也。山東孫君思齊氏。以鄉貢士游太學。簡拔中學官。遂來掌永和之教。念其二親高年。縣隔山河。不得朝夕省侍也。每退居宴室。則必深致其思而不能已焉。遂名其室曰思親堂。因求爲記。余以謂人心既不能無思。思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理也。今孫君既能恪盡所職。以致忠藎。而又能思其二親不置。其可謂思得其正。而有合於天理之公矣。余想孫君之居斯堂也。覩春日之暄妍。則思其親之坐春風而愛永日也。值夏景之炎熾。則思其親之涼竹簟而納薰風也。秋高木落。則思其親逍遙自得。而樂新涼之來。歲華既暮。則思其親之擁鑪曝日。而卻凝寒之迫。朝而思其親之興。夕而思其親之息。四時朝暮之景雖不同。而孫君之思無不撫景而興懷也。其可謂善於思者。雖然。思之久。誠無不通。孫君又將千里迎養。吾見其二親怡然而來。遂躋斯堂。以思親之所爲奉親之所。平日之思。渙然消釋。而遂承顏悅志之樂。則孫君之心庶乎盡矣。於是乎書。

禎槐堂記

洛城之東。有槐鬱然於庭者。進士子儀房君之居也。子儀爲洛之故家。其先世皆有隱德。蓄而未發。至子儀之先君子將營居室而一木忽坼甲於庭。視之則槐也。識者曰。凡木之生。必曠原深谷。山巔水涯。人迹所罕到者。而後始得以遂其性。否則必完根厚植。易土深種。而始克有以獲其生。今房氏所居。當市郭闤闠之閒。而朝夕之所游履。既匪幽閒之地。又非人力之勤。氣化所難施。雨露所難息。而槐乃自生此。必房氏德善所致。爲異日子孫興盛之兆不誣矣。於是其先君子因爲闌檻以護其周。增水土以養其本。自毫末而拱把而尋丈。久則喬柯上聳。密葉四布。逮今將三十年。而子儀自校庠一舉而爲宣德紀元之鄉魁。明年遂登第爲名進士。及奉恩旨還家。則見槐陰滿庭。於是徘徊瞻顧。因思其桑世積德之深。先人封培之勤。而已得蒙其庇蔭。乃有今日之光榮。遂扁其堂曰禎槐。所以志不忘厥初也。又明年春。余赴京師。道經於洛。因獲登子儀之堂。子儀指庭槐而語以故。且求爲記。余以謂凡德善之積。無有不報。但時之希闊疏遠。有似乎落落而難信者。及夫天定勝人。則若合符節於左右手。蓋無絲毫之爽焉。昔王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至其子且大拜。此蓋人以事而必之天也。子儀之先君子。未嘗手植是槐。而有所期必。而槐乃自生。此蓋天以禎吉之兆示諸人也。究槐之生。逮今將三十年。而始克有合。如識者之言。則所謂德善之報。又豈終於希闊疏遠而落落難信乎。然則世之爲善者。可以無怠矣。子儀年力方富。而尤篤於進修。積德行義。方自此始。吾意其先世爲善之報。尚未已也。請姑書此於壁以俟。

邵陽縣重修廟學記

余嘗行天下。登名山。涉大川。覽天地之高迥。極萬物之變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閒也。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於宇宙閒。亦豈有遠近之閒哉。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卽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閒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而居夷之言非偶設也。寶慶邵陽縣。舊爲邵州。在楚越之交。去中國數千里。古荒服之地。歷世既久。風氣漸開。俗亦寖變。至周元公以道學之倡。爲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視舊學湫隘。遂遷於資水之濱。其釋奠祝文曰。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觀其處。地勢爽塏。林木蓊鬱。襟帶岡阜。映帶激湍。誠講學之佳所也。當時學者。既相與翕然從其教。而流風遺澤。更久不泯。逮我皇明。大崇儒教。廣建內外學。博取天下之俊秀以教育之。於時縣令薛中克遵明命。因元公所遷故址。而增築廟學以新教化。逮今六十餘年。而殿廡堂齋神門。漸至凋敝。何永芳以進士來知縣事。始至。謁夫子廟庭。視學舍如是。大懼禮典弗飭。教法墮弛。遂委羣材。合甓工。以時興修之。百廢以次俱完。視兩齋卑陋。復廣而大之。又肖完夫子及配饗從祀諸賢像。工既訖功。乃進諸生於庭。而告以務學修己治人之要。由是士風一新。詩書禮樂之教。延及齊民。余至其邑。人既交稱其政良。而學官復請記其興學之事以告來者。余謂永芳不以邵陽僻遠。而能欽服國家崇學之美意。景仰先哲之遺風。作新斯學。以興起士類。

可謂知所務者矣。因是以驗聖人天地之道。充塞流行於宇宙間者。蓋莫知其所極也。遂書使刻之。

退思亭記

辰之爲府。當沅酉之水會。始之作城者。因山水之高下迂直。而立版建堞。城中之官署民居。亦皆懇削土石。夷爲等級。而立棟作屋焉。分司得地勢高下三之二。卻顧則連山茂林環其北。前視則江南諸峯列峙層出。嵐靄林輝。遠侵几席。左右俯視。則市衢屋瓦之鱗比。嵐影水光之澹靄。皆可坐得其妙。蓋辰據一方山水之勝。而分司又得是府瞻望之美焉。公堂之後。舊擴爲退思之亭。亭之左右。疏爲軒檻。外則奇花異木。列秀交蔭。入其中。虛明洞達。爽氣迫人。或扁曰退思。蓋取孔子之言。以爲我憲職勉也。余因廣其意而言曰。凡我風紀君子。其或衣繡持斧。來莅是邦。亦既以臨見吏民。聽政公堂矣。及退而處於斯也。當何而致其思耶。蓋必理有未明。思以明之。心有未正。思以正之。賄源思所以防遏。積蠹思所以刮磨。聽獄思所以明愼。用刑思所以平卹。善人在下。思以陟之。貪暴鴟張。思以擊之。忠誠思所以效竭。惠澤思所以宣布。是皆思之所當急而不可緩焉者也。其或子女聲色。思以樂之。金貝珠玉。思以擾之。訴訟思所以顚倒是非。法律思所以巧比條貫。君子異己。思以術而擯斥。邪人附託。思以計而援樂。虛譽思所以暴揚。隱慝思所以蓋覆。是皆思之不可一日置於心者也。思所當思。則德修職舉。澤及生人。而榮光將被於無窮焉。思所不當思。則壞法斁紀。而蒙垢玷身者。亦將有所不免矣。然則思之邪正不同。而得失之機兆焉。風紀君子。可不愼所擇哉。復有厚貌深衷。思爲拱默保持之計。不能爲有無者。亦君子所不取也。余以菲才。承乏

風紀。恆懼邪思之淆雜而失其中。及觀是亭之扁而重有契於心。遂推其意而書以自警。且以告同志。君子之至於斯者。不惟以江山臨眺之美自適。又當覩斯亭之扁而留意焉。

重修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綏。元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中。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於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之向學者。或嗟歎以爲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卽夫子宮牆東隙地。營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致祀。既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贅贊。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永思堂記

余未二十而失怙。未四十而失恃。終天之思。未嘗一日忘於懷。是非強然也。蓋出於天性之不能已也。宣德庚戌春。再會永嘉陳君廷斌於沅州。語及思親之故。若出一軌。又非強合也。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也。既而陳君謂余曰。吾家故有堂。二親平昔所居也。親歿而名之曰永思。今宦游四方。回顧斯堂。雖邈隔江

山。而思之之切。實發寤寐。子幸勿我一言。異日倘得便歸。將書之壁以勖所思於無窮。余曰。君之思既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尙奚待言哉。雖然。人子於其親之心志嗜好。聲容動作。眞若常在耳目而思之不忘者。固如向之所云矣。至若子之一身。皆親之遺體。又能愈加敬慎。毫髮不損。百行不虧。以思無忝所生。而有以肖親之德。侈親之名。則永思之道。益無不備焉。陳君登臺爲才御史。光賁泉壤。會有期日。所謂肖親揚名以全所思者。將不在於此乎。請以是爲便歸之記。幷以自勖終天之思云。

拱北軒記

靖州憲署東偏之室。有軒北向。余名之曰拱北。其北有崇岡卻倚。城堞觀閣。周絡其巔。林木蔥青。嵐靄參錯。與夫空衢游雲飛鳥之往來。爽氣淸風之披拂。朝夕晦明之變化。開軒舉在目前。可坐而挹也。而皆不爲是。蓋此去京師六七千里。余來者僅三年。仰慕闕庭。固已恆在心目間。居於是而瞻望悠然。此余之所以名軒者然也。且是州古爲荒服。自列而爲郡。漸被休明之化者久矣。人亦孰不相與引領而環顧於內地哉。是則人心之拱北者。天下皆然。又不特余心爲然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余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方闢是軒而瞻北辰於天上。宣德五年六月廿一日記。

南軒記

宣德五年冬。余至辰之溆浦。取縣志觀之。名士足迹。既所不到。古今題詠。又所絕無。蓋湖北之窮邊下邑也。余特愛其四山攢拱。衆溪經復。風氣淳樸。民物簡少。頗有古俗。因留旬餘。其憲署後堂東屋。余嫌其蔽

昧不彰。遂闢去南壁。易之以軒。積久之蔽障。豁然頓開。晝則日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內外。融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爲小。天地之爲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耳。況心爲神明之舍。爲此蔽昧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暗。其不在我者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且不敢獨私其明也。遂書其事於軒端。併以啓後之人。

車窗記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牀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窗。小子澹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歎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窗。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迢爽。忽不知天之迴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窗記。

愼齋記

君子苟得一言。皆可以爲終身自修之要。太原郭彥璧。初中南宮乙榜。之同州分教時。便道省其先大夫太守公於開封。太守公勉之曰。汝以少年得官。加有師道之重。其愼之。彥璧既拜受其教。所至卽以愼齋

揭其退修之室。今年秋。彥璧與余會於京師。因語其故。且求爲之記。余嘗觀愼之一義。而諸經傳取用不同。有謂愼厥身者。有謂愼厥行者。是皆卽可見之事而用力焉。惟曾子子思愼獨之訓。則欲人謹夫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卽周子所謂幾善惡而愼之用力。莫切於此焉。彥璧得家庭一言之訓。以名其齋。固將以爲終身自修之要也。又能歷取聖賢之訓。擇其尤切者以致其謹。使此心之幾。一發於純全之天理。而不流於夾雜之人欲。則推之言行事物。皆得其愼。功效之大。殆未可量。他日立身揚名。光大其先大夫之訓於無窮者。未必不自於此云。

藏修室記

尺蠖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人之爲學。非致力於靜一之中。亦何以爲發用之本乎。齊安袁廷璧氏。自少有志於學。因構室爲肄習之地。而扁曰藏修。及宦既達。而猶不忘其故。閒以求予爲之記。予嘗觀君子之學。發見於顯明之際者。皆由潛修於幽閒之中。室者人之私居而幽閒之地也。廷璧方其從事於學也。游於斯。息於斯。其所修爲何如耶。吾意其有圖書箴戒以修於目。有琴瑟詠歌以修於耳。存養以修其心之靜。省察以修其心之動。至於修於今而於當世之務無不講。修於古而於事物之變無不考。凡藏而所修者。無一不致其極。必知尺蠖之極其屈。精究義理以入於神。然後爲藏修之至也。廷璧用力於前者既已然矣。及其發而爲可見之行。措而爲當爲之事業。以至忠乎君而愛乎民者。皆求伸致用之事。而出於藏修之際。廷璧其可謂篤於自修而善於所推者矣。是其善不可不書。於是乎言。

慕萱堂記

萱、忘憂草也。樹之北堂。見詠於詩。蓋所以慰母氏之心也。以故後世有慕其母者。必因以名堂焉。齊安袁廷璧。早失其恃。而獨見鞠於父。既而名薦書。入太學。駸駸乎有仕進之榮。因念其母氏之歿。養有弗克全。於是以慕萱名其所居之堂。而寓悲思之心焉。夫人之誠孝。固根於天性。而不假於外物。然外物觸其目而動其中。則於天性之發爲尤切。故昔人有不食羊棗以思其親之嗜。有瞻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居。是皆觸物而興悲者。況萱之所植。每近於母氏之居。母存則萱固爲忘憂之物。母歿則萱適足爲增悲之具。此廷璧以萱名堂者。實所以發其天性之眞。而不可以外物少之也。今廷璧已階顯仕矣。追想母氏平昔之居。縣隔於數千里之外。雖萱草之芬芳如昨。而母氏之音容邈然。則廷璧端居是堂。而感之深。思之切。蓋有須臾之不能忘者矣。雖然。養志、君子之所重也。廷璧誠能以顯揚母氏之心爲心。必潔其身。必修其職。他日受朝廷之寵錫。偉然爲時之名臣。而斯堂之名。因得以傳之永久。則廷璧之母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廷璧其勉之。

重慶堂記

孟子論三樂。而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之首。朱子釋之。以謂此人所深願。今既得之。其樂可知。然既有此樂。且有大父母高年而重慶者。其樂又何如哉。涇陽教諭楊生潤。嘗從余學。及登鄉舉。中乙榜。任今職。到官。乃闢一室。扁曰重慶堂。遂來迎其大父以就養。且楊生大父母俱年近八十。其父母皆年未耄。老而

康強有弟五人。俱雁行少壯。所謂既有一樂。而又有重慶之樂者。楊生也。誠爲世之所難得矣。今其大父既就其來迎。行將至涇陽。所謂重慶者居之。楊生娛侍左右。奉觴獻壽。而其僚友諸生。亦將持酒來以爲慶。其樂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楊生他日。又將迎其祖母父母。諸弟侍行。同會於斯堂之上。則其樂又何如哉。然孟子又言。仰不愧俯不怍爲二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楊生所教。雖止一邑之士。其閒亦不可謂無英才也。斯二者又當加勉焉。故兢兢業業以從事於修省之功。於善則實好之。於不善則實去之。俾自一心隱微之處。以達於百行顯明之地。皆求存乎天理之公。而不汩於人欲之私。則仰不愧俯不怍之二樂可幾矣。又能思師道之艱。自進其學。自修其德。而以應人無已之求。而以爲人之矩範。至於辯惑授業之際。當懇懇告諸生以爲學之要。必先致其知而後力於行。期使至於成立。則於教育英才之三樂可幾矣。斯二樂者又能勉焉。如此則庶幾有成己成人之道。於以奉其大父母父母。而皆安其子之賢。則重慶之樂殆可全矣。其或俯仰不能無愧怍。教人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恐有弗能也。楊生因迎養以書來求重慶堂記。遂書此以遺之。